

短評

絕望中的殘忍

河南省會開封於六月二十二日為共軍攻陷，省會失守，在開內這還是第一個。當開封被圍的時候，豫省立憲委員及國大代表作緊急呼籲，並有立委向顧祝同跪求，但軍事負責當局却一直說共軍圍攻開封只是「佯攻」。後來二百多人到總統府前跪哭，答覆是「開封已有準備，安全決無問題」。僅僅五天，城內戰雲便「轉趨岑寂」，國軍「轉移城郊」，高級將領「下落不明」了。

據我們所知道的，幾個月之前，老百姓便擠出身上最後一滴油來拿城防捐，不分晝夜的搬沙修城，沿城五百米的民房一律拆掉。在「安全」的大題目下，老百姓能做的都做到了。但，這就是他們換得的「安全」。

據各報紙的公開報道，在開封上空即投彈四十噸，並有一噸重之巨彈四顆。據豫省監委在京報告，開封炸死人。開封女師中彈起火，死傷慘不忍睹，開封女中學生，倖免者僅四人。(津益世報)據二十六日天津益世報記載，空軍飛開封上空觀察，見「開封屍積如山，腥臭之氣高達五六百公尺」。另據由開封逃到南京的河大學生談：「城破後飛機濺毒炸，投彈漫無目標，多將自己之軍民炸斃」。中央社的報道則說「空軍與陸軍的配合達最理想之境」。我想，如果不是達最理想之境的話，大約開封的居民也許要完全炸光了。

我們要嚴正的指出：內戰的本身，已經是不可收拾的行爲，而玉石不分，濫炸平民，是殘忍中的更殘忍，可恥中的更可恥者！在國際間的戰爭，空軍的轟炸還限於交通，軍火倉庫等軍事目標，以濫炸平民爲可恥，何況對自己的同胞？尤其這十萬無辜同胞，都是「敵寇旗幟下的老百姓，或爲公務員，頭一天還在替政府辦着公，或爲商人，頭一天還爲政府納着稅，出糧出兵，整齊訓練，無一不竭盡股肱之力，他們既不是「匪」，有什麼理由把他們一道炸掉？假定轟炸有效，爲什麼不在城外或敵方增援途中轟炸？如果則匪要這樣的剿，到美國請幾十個原子彈把中國都炸成海洋，豈不更爲乾脆！

這樣的例子一開，一切大城市的居民，不僅漢人再相信城防的「安全」的謊言，而且只有增加對城防的恐怖。誰還願意並且誰還敢流汗出力拚命支持鞏固城防，到城破時等着自己的飛機炸死？

所以這種濫炸，只是一種怯懦的殘忍，只是絕望中「同歸於盡」的失敗情緒的暴露，同時也是炸散民心的

最可怕的原子彈。如果不澈查責任，遏止這愚昧的辦法，不必等共軍攻城，城就自己破碎了。因爲沒有「心防」作爲基礎的話，金城湯池也是沒有用處的。(登)

誰是物價漲風的罪魁禍首？

最近的物價漲風，如火如荼，已打破了法幣有史以來的紀錄。升斗小民，眼看開門五件事的行李一日數變，無不驚心動魄，皇皇不可終日。究竟誰是這席捲全國的漲風的罪魁禍首？

在內戰不停的局面下，政府繼續發行新鈔以彌補財政收支之不敷，物價原是一定要繼續上漲的。關於這基本要點，我們老百姓像是不管，只好暫時忍住不談。但是物價漲起來竟比新鈔的發行率還要快，財政當局也一再再，再而三的指出這一點，其意態是說，這是由於人民不信任法幣，不與政府合作，致使流通速率爲之加快。咎由自取，不應叫政府負責。

受過經驗的教訓，我們對於政府說的話，總不能不稍加研究，看看它的正確性有多大。想了半天，竟被我們想清楚了。你猜這一次比一次大的巨浪是誰掀起的？你猜是誰使物價漲得比新鈔發行率還快？

這個罪魁禍首竟仍是政府自己！七分是政府自己在作祟，二分是政府在縱容，七加二等於九，只有一分是奸商在利用機會。

現在最大的款項支付，是政府每月發給各軍政機關的經費。公庫法等於白說，長官老爺們拿到了錢，機關的直轄在市場上繞一個圈，笨一點的找個銀行間接一下，也在市場上繞一個圈。兩個圈子一繞，小民就只剩下唸阿彌陀佛了。上中下各級長官們雖是喜逐顏開，最高的財政長官却不免多少有點着急，所以才有什麼「軍政機關公款存儲辦法」出現。但是這個辦法竟行不通。不但大大小小的長官老爺和商業行莊不高興，就連中國、交通、和中國農民銀行也不贊成。原來這些國家銀行也在幫着公款在市場上繞圈子。「公款存儲辦法」若是認真執行，國家銀行行的圈子就不成了，銀行老爺們豈不要吃虧？所以在「公款存儲辦法」之上，又來了一個「變通」辦法。這樣一「變通」，小民還得接着唸阿彌陀佛，一無辦法可想，長官老爺們和國家銀行自然都是政府中的分子，而公款數量既大，圈子轉得也快，所以我們說「七分是政府自己在作祟」。關於這種情形，本期設有「藤茂桐先生一文，講的非常清楚，小百姓們都應一讀。東北匯款便是一個好例子。老百姓那有這麼多的錢從關外運到平津來。那還不大部份是公款。你沒有看見芝蔴大的東北衙門都在平津設「辦事」處。這些小衙門努力「辦事」的結果，使平津的居民受惠不淺！

爲什麼說「二分是政府縱容」呢？你沒有看見到處都是商業銀行，銀號，錢莊麼？沒有這些寶貝機構，奸商想轉圈子，無論如何是轉不快的。滿皮箱的鈔票提來，提去多不方便？再碰上「不法」之徒搶了去買米吃，尤其不利。開一張票據可就方便多了。政府明明說支票不准當日抵用。而中央銀行自己公佈的銀行存款流通速率，在去年年底已高到每月六十一一次。這高出三十(當日若不抵用，最高無法能過三十)的數目，是怎麼出來的？這不是政府縱容，是什麼？支票還嫌麻煩，還太露痕跡，行莊的本票就更好了。今天(六月二十七)天津大公報載：「最近物價騰漲，鈔票已感不敷應用，且額小者攜帶尤感不便。本市商業銀行有發行百萬元本票應用者，一時稱便」。這發本票與發行新鈔有何分別？非政府縱容，誰敢如此做？

小百姓快多唸阿彌陀佛吧！把佛爺唸上西天就好了。(琴)

甚麼都可要，甚麼都可分！

民青兩黨的立委名額問題，迄今尚在僵持中；可是政府裡面有的是各種各樣的大小官職，民青兩黨認爲甚麼都可要，國民黨也覺得甚麼都可分。在中國近代史上，還有比這個更要卑鄙醜惡的麼？

不關痛癢的國大代表和地方參議員算是要到了，分受了，而立法委員的交與至今沒有做成，於是氣憤之餘，發聲明表明態度，搞得彼此下不了台，同時也苦了一班政治的掮客們。我們滿以為在立委名額分配沒有解決以前，一切問題也許要暫時擱淺，那知道這批交易不成，另一批交易又在醞釀了。據最近幾天報載消息，司法考試兩院的院長副院長既已提任完事，跟着就要提名大法官與考試委員，徵求監察院的同意。據說民青兩黨業已應邀向總統推薦大法官與考試委員每黨各二人，名單中有兩黨最優秀的人才，包括留學生，博士，大學教授，醫生，教育家等。可見民青兩黨雖曾嚴正聲明不參加「一黨包辦的立法院」於先，在別方面如仍有便宜可佔，還是存「何樂而不爲」的心思。儘管「棺材已釘了板」，它們依舊找到到總統可以鑽進去的。

大法官與考試委員在憲法上應該都是很重要的官職，並且「須超出黨派以外」(憲法第八十條及第八十八條)，獨立行使職權。像這樣重要的且須超出黨派以外的官職，竟然成爲三黨分爭的對象，我們不覺政府究竟在搞甚麼叫人民去愛護憲法！我們覺得既然甚麼都可要，甚麼都可分，爲甚麼不索性連衙門裡的辦公室房也分了？反正到處是烏煙瘴氣，一片漆黑，還有甚麼值得顧忌呢？因爲天總是會亮的，到了那時候，一切都太晚了！(木)

辯論

現政府是否有改善的希望

- 一、有改善的希望..... 蒙毅
- 二、無改善的希望..... 歷寒
- 三、答歷寒..... 蒙毅
- 四、答蒙毅..... 歷寒

(一) 有改善的希望

蒙毅

在未討論本題以前，我們先不要忘了，現在的政府就是民國建國前後領導革命的政府，也就是抗戰以前努力建設而頗有成績的政府，也就是領導全國人民抗戰八年而終獲勝利的政府。這樣一個有良好背景和基礎的政府，在現時所表現的政績忽然不很好，其原因自然非常複雜，最主要的自然是抗戰時不可避免的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損失和破壞。勝利後共黨的不合作，和追跡而來的內戰，更使這些損失和破壞日益加深而無法復原。現在政績的不良，不能也不應由政府一方面來負責。任何政府，在目前的环境下，也是不能有良好的表現的。

給予時間和機會，我覺得現在的政府可以逐漸改善。理由如下：

(一) 首先，我們應當提到最根本的一點。現政府是有一套高超合理的政綱為其施政的根據的。現政府的施政目的是實現三民主義。政府以前的努力是集中在達到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目標上；以後則將努力促成民生主義的實施。在內戰結束以後，行憲的現政府，在全國人民的要求和監督之下，將必以實現民生主義為其責任。民生主義是最合我國國情和世界趨勢的經濟制度。其他的政黨容或有其經濟上的主張和辦法，但終不如民生主義為最合理想。有了最合理的遠景，我們才能有達到幸福生活的一天，否則，一切努力均屬勞而無功，甚或有害。

(二) 我國若想走上經濟建設的大路，終需大量的資本。我國本身的生

產能力極為薄弱，絕不能在短期內籌得足夠的資本，供工業化建設之用。在現時世界各國中，美國是惟一能供給別國資本的國家。在我國現存的各政治勢力中，也只有現政權能借到美資。但是美資也並不是一呼可致的。現政府必將盡力增進效率掃除貪污，以期能夠得到美資。在經濟建設推動以後，一切情形都將好轉，政府的效率也必可再行提高。

(三) 現在的政府，不管衷心是真是假，終已套上英美式民主的面具，走上行憲的大路。行憲的面具帶上之後，完全摘下是不容易的。絕對的獨裁一旦放鬆，完全反復是不可能的。歷史上正不乏由不完全誠意的假行憲而真正的憲政終於實現的例證。英國國王在一步一步放鬆絕對統治權的時候，又何嘗有誠意，又何嘗不是一種不得已的手段？但是英國現在却已能毫不流血的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在外受美國因勢利導，而內有人民呼籲要求的今日，現政府已走到民主的道路上去，無容反顧的了。

(四) 現在的政府已不是一個獨裁的政權，這有事實可以證明，無容置疑。國民大會所選出來的副總統，無疑的不是政府所內定的。在好幾次重要的關頭，立法的公議與執政者的希望幾乎背道而馳。那一個獨裁的政權會允許這些事件發生？現時的言論自由雖不一定澈底，但是對於政府的批評隨處都是；這在專制的國家中能找得着麼？

(五) 現在的政府在選用行政大員的時候，已逐漸離開姻親、同學、和

黨國元老的小範圍而趨向人才主義了。最近的翁內閣就是明證。翁文瀾氏雖名為國民黨員，但與黨的關係並不深。大家都承認他是一個廉潔自持的學者。其他的閣員，除去極少數「不堪」的例外。大多數的學問和道德標準都不低。國家大事現在已是由全國的精華來主持，而不再被「親小」把持了。

(六)「有內憂外患者國恒強」。現在的政權很清楚的知道是它最後一次受考驗的機會了。就是爲揮扎圖存起見，它也會努力過進而期有所表現。事實上，我們已漸漸的可以看見一些努力的徵象了。在內政方面，立法院已在擬定徵收財產稅的法規，藉以清算貪污振奮人心。在軍事方面，已能將一方重任交與在自家系統以外的人，以示大公。至少在對日問題上，我們外交部所發的聲明，也並不完全惟美國的馬首是瞻。這些都是頗爲具體的證據

(二) 無改善的希望

現在的政府，前途是沒有希望的。他正朝着衰亡的途徑上前進，而且離結束政治生命之期，已在不遠。

遠在二十餘年以前，這個現在當權的政府，也曾得到人民擁護的熱誠，也曾表現過一點敢作敢爲的朝氣。但是那只是曇花一現！有如剛出土的青苗，受不到陽光的溫暖，缺少人力的扶持，就一蹶不振了。

現在的政府，爲什麼衰頹到現在的地步？

第一點，我們可以指出來的，就是現在的政府，是一個爲少數人謀利益的集團，而不是一個爲大眾謀福利的政權。我們只看他在朝二十餘年，總是把他們口頭供養的民生主義，置之高閣一點，便可證明我所指摘的，並沒有冤枉現政府。別個政黨的主義，是拿來實行的，惟有現政府的主義，則是拿來騙人的。「平均地權」的口號，喊了幾十年，現在我們只見大地主的勢力，越來越猖獗了，現政府不但不制裁他們，而且還和他們朋比爲奸，讓他們分佈在保甲的組織裡，讓他們集中在參議會的組織裡，使地主對於小農的剝削，比以前更加厲害，而現政權則寄生於這種基層的剝削關係之上，對於那些被剝削者的痛苦，一點也不加以解除。這是鄉間的情形。至於都市中，現政府本來也有一個漂亮的口號，就是「節制資本」，其結果却相反的產生了一種簇新的豪門資本。這個全國所痛恨的豪門資本，在都市中連絡着買辦資本，官僚資本，土地資本，市儈資本，投機資本，專做囤積，走私的勾當

，非空言所能抹煞。

(七)大多數的人總是先名利而後道義的，除去一二例外的聖賢不談，在政治方面工作的人也是一樣。現在的政府執政已久。其領導人物中的好名，早已名揚宇內(甚至四海)，好利的也已腦滿腸肥。此後正是他們替國家人民盡忠服務的時候了。再改一個政權上來，我們有什麼把握他們不被名利所趨而再胡搞二十年？

一個國家的歷史傳統和社會背景是只能慢慢的轉變的。若說隨便換一個政權，就能很容易的把所有的壞傳統惡習慣一旦根除，天下絕沒有這樣便宜的事。進步是一點一滴累積而成的。在國民政府執政的二十年中，我們已經外滅強敵內絕軍閥。以後它必將逐漸走上政治自由和經濟民主的大路。

歷 寒

發國難財，發「戡亂」財，弄得都市中與鄉村中的小民，生活不但無法安定，而且成群結隊的跌入貧窮困苦的深淵，弄得家破人亡，怨聲載道。最痛心的，是現在的政府，對於豪門資本，不但不去動他一根毫毛，而把一切行政的負擔，用濫發紙幣的辦法，一起都轉放在窮苦的老百姓身上！請問古今中外，有沒有一個政權專爲少數人的利益而來剝削人民的。還能維持長久？

第二點，現在的政府，知道舊的口號，再也不能拿來欺騙民眾了，所以從今年起，又編了幾句新的口號，一爲「戡亂」，二爲「行憲」。談到戡亂，大家都知道老百姓就怕打仗，不打仗時他們已經痛苦得不得了，打起仗來更是痛苦得不得了。事實擺在眼前，所謂「戡亂」是越戡越亂，收復的地方逐次變成了孤島，或是在拉鋸，國大開會時有人大喊「共軍要渡江了」，東北等於放棄，華北已在危急，西北也受了騷擾，華中華南也不是沒有腹心之憂，軍紀敗壞，士氣不振，這種局面，只是充滿了糟粕黯淡的氣氛，對於老百姓的實際影響，除了要他出錢出力出糧和逃亡外，還有什麼好處？「戡亂」是先定註定喊不響的口號！至於「行憲」，那是與實行三民主義，有同樣的虛空欺騙。憲政主要的條件，就是要有公開的反對黨。現在這個公開的對黨在什麼地方？沒有反對黨，怎麼可以說是行憲？試問希特勒，墨索里尼是不是可以說是行憲？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這回的行憲，只是勉強扮演的醜態而已！既沒有人民的基礎，更不是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所規定的

程序所產生的結果。軍事正在火熾，訓政從未實施，如何忽然跳出憲政來了？果然，不合理的現象一連串的發生，選舉弄得一場胡塗，又提名，又簽署，又保證，又拒讓，以至於抬棺絕食上吊，選舉大總統並無異黨競選，選舉副總統而自家人又火併棄權，憲法而附有臨時條款，給憲法又打了個極大的折扣。憲政的基礎是選民的意志，可是我們的選民在那裡？大多數的人民在輾轉溝壑，所謂「行憲」，只是首都的一場熱鬧，「民猶民也，國猶國也」，「行憲」這個口號，喊得響嗎？

第三點，我們細審中國過去歷史，知道一個政權的有無希望，要看民心的向背，而能代表民心的，自然是智識階級。據過去幾年的事實表現，我們知道知識階級對於現政府是表示已經絕望了。在以前，文藝的作家中，還有少數的人是有爲現政府辯護的，現在我們想不出一個頭等甚至二等的文藝作家，是與現政府表同情的。教授與中小學的教員，態度雖然沒有文藝作家那樣的明顯，但是在最近幾年內，我們也沒有聽到一個有名望，有思想的學者挺身而出，在稠人廣眾之中，來替現政府說幾句話。我相信假如政府真能做出一點於民於國有好處的事，他們決不會不說幾句公道話的。至於大學生與中學生的態度，那更是太明顯了。他們年來的罷課遊行，那一次不是對於政府表示反抗？他們在失望之餘，繼之以忿憤，他們不滿意政府，政府不滿意

他們，試問一個政府如果失去了知識階級的維護與合作，這個政府的前途還有希望嗎？

第四點，說到經濟方面，國家的貧困，和人民的窮苦真是到了一個不堪言的地步！現政府除了多印紙幣外，有什麼方法去解決目前的危機？我們能在這個通貨膨脹，物價狂昇的當前受活罪。但是豪門鉅富的財產，政府能有辦法或是計劃去徵用嗎？國家多少白養閒人的駢枝機關，政府可曾想到裁撤合併嗎？現在政府的收入不敷支出的一半，試問經濟崩潰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這政府還有希望嗎？

最後，我要指出，現政權不是建築在一種主義之上，也不是建築在一種政策之上，更不是建築在一個制度之上，而是建築在私人的關係之上。這樣的政府，只是在一個人的指揮與管轄之下生長，文的方面，有數不清的派別，武的方面，有說不盡的集團。這些派別與集團，完全靠一個人在那兒聯繫着，這樣的政府，就好像一個倒豎的金字塔。假如下面那塊大石頭一旦動搖，整個的金字塔就會馬上分離，瓦解，坍台。凡是以一個人爲中心而樹立起來的政權，其結果一定是以滿鐵的局面收場的。這種局面，算得一種前途嗎？當然不能算的，所以我說現政權是無前途的，是無希望的。

答 歷 寒

歷寒先生也承認，現政府初起的時候，「曾得到人民擁護的熱誠」，也會表現過「敢作敢爲的勇氣」；但是歷寒先生又說，這種表現，「有如剛出土的青苗，受不到陽光的溫暖……就一厥不振了」。其實，現政府那時並不是受不到「陽光」的溫暖，它其實是受了十年

「暴日」的威脅，接着又受了八載「暴日」的摧殘。從民國十六年日本在北伐時出兵山東起，一直到二十六年抗日軍興的前夕，現政府無時無刻不是在強鄰威脅利誘之下，矢志埋首，努力建設，努力準備應戰，終於戰勝強敵，完成了民族主義的目標。人無三頭六臂，政府也非萬能；事情總須一件一件去做，完成了一種再進一步，無論那個政府，也不能在強鄰壓境和砲火連天的時期內，去有效的改革民生；而歷寒先生却說現政府好像是自

願的，有意的把民生主義「置之高閣」，把民生主義「拿來騙人」，這豈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在抗日勝利以後跟着就是共黨的叛亂；但是在這種集中精力「剿亂」的時期，現政府也在積極的推行減租政策，各收復區也在實行更較爲澈底的土地政策，華北則總在六月二十八日公佈的土地改革辦法，便是一個具體的明證。這自然是「平均地權」的實施。立法院現正在制定財產稅法案，這自然是「節制資本」的前奏。那有一個「爲少數人謀利益的集團」，肯俾現政府的立法院那樣去徵收錢人的財產稅？由於以上的推論，我們覺得歷寒先生對於現政府的第一點意見，並無根據。

歷寒先生在他第二點意見下，說現政府「亂」和「行憲」兩個口號也是騙人的。他說「所謂亂是越趨越亂」，所謂行憲也不過是「勉強扮演的一齣戲」。按歷寒先生的看法，似乎現在內戰的責任，應當完全由政府去負。其實，任何戰事都須兩邊放手才能停得下來。現在我們常常聽到反對內戰的呼聲，其實這都是不負責任的說法。現政府也曾三番兩次的要與共黨「協商」，但是除去政府無條件投降外，共黨絕不肯放下槍來。在這種情形下，政府除去繼續「剿亂」外，又有什麼辦法？

關於「行憲」一辭，我們在正文中已詳細討論過，在此我們只須再強調下列四點：(一)看現在立法院對於行政部份所抱的認真和批評態度，誰也不能說這次的行憲不過是「一齣戲」。(二)除去用武力去反抗政府外，現政府絕未禁止人民自由組織；歷寒先生說現在政府內沒有「反對黨」，那是人民自己不願組織，與政府無關。(三)現在政府內雖無「反對黨」，但却有「反對派

「，這些「反對派」對於負行政責任的派系，確可以發生制衡的作用。(四)中國是從未行憲經驗的國家。在第一次行憲的時候，總要有些不能盡如人意的事故發生，在任何政權之下，這是絕難避免的，人民不能過於苛求。

在第三點中，歷寒先生說「知識階級對於現政府是表示已經絕望了」。他又說：「在最近幾年內，我們也沒有聽到一個有名望，有思想的學者挺身而出，在稠人廣眾之中，來替政府說幾句話。」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必多說，我們只要問歷寒先生，胡適之張伯苓兩位先生算不算第一流的知識階級，算不算學者。當然，張胡兩位先生也不會覺得現政府能够盡滿人意，但是他們顯然覺得現政府有改善的可能。

關於第四點，我們不否認現在的經濟狀況十分危殆。但這是內戰的直接結果，在這種情形下，任何政府也無法使經濟情形好轉，而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內戰是不能由一方面來停止的。

最後，歷寒先生說，現政府是「建築在私人的關係上」，是「在一個人的指揮與管轄之下生長」的。在正文中，我們也已提到關於這一點的答案。凡是看見最近國民大會和立法院的情形的，無人能否認那「在一個人的指揮與管轄之下」的局面，已成過去了。

答 蒙 毅 寒 歷

蒙毅先生提出七點理由，認為現政府有改善的希望。假如這些理由可以成立的，我們抱與人為善之心，也會像蒙毅先生一樣，忍耐着，期待着。可是我們都是有理性的動物，有理性的人，不希望鐵樹開花，也不企圖水底撈月，同樣的，我們也不承認現政府有改善的一天。

(一)首先，關於現政府所奉行的主義一點，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別個政黨的主義，是拿來實行的，而現政府的主義，則只是說說而已。二十餘年的時間，並不算短，在這樣悠久的時間內，沒有行民生主義，以後誰能

保證他會實行？蒙毅先生替現政府預告，說是在內戰結束以後，要實行民生主義。請問在內戰還未結束以前，有什麼理由，不馬上實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什麼要把今天應做的事，放到明天。這還不够表現政府對於實行民生主義的無誠意嗎？

(二)我國的經濟建設，必需大量資本，這是大家都同意的。資本形成的方法，有種種不同的道路。束緊腰帶，自力更生，是一條辦法；利用外資，是另外一個辦法。蒙毅先生以為現在世界各國，只有美國能够供給資本，而且只有現政府能借到外資，此點我們不能同意。第一，世界各國，除了美國以外，還有別的國家，也有能力供給資本，如荷蘭，瑞典，瑞士，加拿大等國，現在已有餘力可以幫助別人，英法二國，不久也可恢復債權國的地位。美國的實力雖然雄厚，但還沒有到包辦世界資本市場的地步。其次，如說只有現政府才能借到美資，那是一種毫無根據的說法。美國在中國的投資，遠在現政府當政之前。既然在現政府沒有上台以前，美國可以在中國投資；我們就沒有理由說，在現政府下台之後，美國便不在中國投資。

(三)現政府的行憲，蒙毅先生首先說不管他是真是假，繼而又期望他弄假成真，如英國一樣。行憲是頭等大事，豈可以這種糊塗的搞下去？蒙毅先生只看到一個由假行憲而真行憲的英國；却忘記了歷史上充滿了由不完全誠實的假行憲開始而長久假下去的例子，如帝俄，如日本，如南美中美的許多國家。中國的老百姓，對這種假行憲，是絲毫不感興趣的。

(四)一個政府是否獨裁，要看他是否有強有力的反對黨而定。假如在立法院裡面，有強大的反對黨存在，現政府便非獨裁，否則便是獨裁，這是政治學上的常識，我們必須認清。蒙毅先生一方面說現政府不是獨裁的政權，另一方面又找不出一個反對黨，於是舉出一些毫不相干的事實，來證明他那站不住的理论，如副總統非政府所內定，立法院的公議，與執政者的希望背道而馳等

等。其實，這些事實，只是表示政府黨的沒有紀律，派別中間彼此開意見而已。這些事實的存在，並不能證明獨裁政權的不存在，最多只能證明，在這個獨裁政權中，他的領袖的威權，已逐漸不為其黨羽所承認而已。

(五)蒙毅先生說現政府的用人，已趨向人才主義，並以翁內閣為例。事實勝于雄辯，在翁內閣中，有幾個新的面孔？我們能發現一個嗎？不，連一個也沒有。假如這些人都是人才，那麼現政府在好久以前，便已重用這些人才了。過去這些人才，並沒有什麼表現，將來也一定沒有什麼表現的。

(六)在一團漆黑之中，蒙毅先生似乎看到一點曙光，那便是：立法院已在擬定徵收財產稅的法規。我素來不喜歡預言的，但將于這一件事，我敢在這兒預言，就是這個法規，一定難產。萬一會產生了，那也會改頭換面，以類似救濟特捐這一類的把戲收場。其實，現在的老百姓，已比以前聰明了。他聽到立法院擬定徵收財產稅，不會感到興趣。即使通過了，他也不會感到興趣。一定要等到這個法案，付諸實行，而且實行之後，臺門資本，官僚資本，均由私囊轉到國庫中去了，因而預算可以平衡了，因而物價可以穩定了，然後老百姓才會對于現政府拭目相看。但如希望現政府做到這一點，豈非希望駱駝穿針孔？誰還會那樣天真地來做這一場美夢？

(七)最後，蒙毅先生還那樣天真地寄其希望于滿腸肥的人，以為他們已到了替國家人民盡忠服務的時候，以後該有所作爲了。假如中國真有一天走上民主之路，這些腦滿腸肥的人，我們不應該剝奪他替國家人民服務的機會。但是他們服務的地點，却大可商量。蒙毅先生，你以為這些人應當在政府中爲人民服務呢，還是應當在監獄或勞動營中爲人民服務？

x x x x x x x

專論

公款、國家銀行、與物價漲風

滕茂桐

今日物價騰躍，是吾國上下最焦灼的問題。內戰不停，無從平抑，幾乎成爲一般人最普遍的論調；但是當軸者不能把客觀環境，當作主觀的藉口，總得想些辦法，雖不能平抑物價，總希望延緩物價的漲勢。而且事實上，內戰並不能使物價上漲程度，如此嚴重。其所以然者，是因爲戰費沒有本乎有錢者出錢的原則，靠重稅收籌措。換言之，赤字財政濫發發行額補，是根本的病源；除了因利害關係昧着良心裝糊塗者外，可以說是人人皆知的事實。惟目前還不能澈底治療，這是政治問題。不過，縱使赤字財政，靠發行額補，亦可因爲不同的支出方法，使通貨膨脹的程度，發生很大的差異，因之對於物價有着不同的影響。

卅五年七月二日國民政府曾公佈「軍政機關公款存匯辦法」，便是針對着改善支出方法而發。其中最重要的第二條，這樣的規定：「財政部簽發各軍政機關經費事業等費，除因特殊情形，必須開填直字支付書外，應儘量開填數字支付書，撥發存庫，立戶依法支用，各領款機關，不得提出轉存公庫以外之銀行或其他金融機關」。這就是說，除了十萬火急馬上要用的款項，可以立刻支取應用外，其餘預算所核定的款項，應該存在中央銀行，經過支用手續支取，不應存在其他任何銀行。立法之本意，原是想把各級政府全部收支，均列入預算，而預算所列收支均須通過公庫，財政部作收支命令，中央銀行代理公庫執行出納，有命令權者無執行權，有執行權者無命令權，如是權能劃分，收支統籌，免得公庫款項，在在用以前，先在市場上轉幾個圈子，致赤字財政所製造的通貨膨脹，發生「加番」作用；換成經濟學

的術語，就是減緩通貨的流行速度，對於抑制物價自然是有利的。

但是事實上庫款仍可巧妙的加以運用，公款存匯辦法，並不能貫徹。設法在市場上囤積居奇者，固然無法管制，就是對於存在各商業行莊的公款，也是一籌莫展，不易制裁。檢查行莊是件頭痛的事，在賬面上是難以看出破綻的。能看出真面目的賬，檢查人員又得不到。即或檢查出來，又以並無明令罰則，可以遵循，常常是以一紙申斥了事。這年頭，大利所在，誰在乎不痛不癢的申斥？因此，在中央銀行以外的庫款，只有在國家銀行可以看到；而各行局庫的存款，平均約有百分之八十五是來自軍政機關或國營事業，倘毫不給以充分時間，立即嚴格執行公款存匯辦法，不啻是讓各行局庫閉門。於是三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行政院又有所謂「軍政機關公款存匯變通辦法」，規定原存各行局軍政機關公款，暫不悉數移存公庫，至清結爲止；公有營業機關之營運資金，及公有事業機關之營業費，仍准存放國家行局；這樣公款隨取隨存，永無清結之日，等於取消原定政策。赤字財政不僅依然持續發行，而且還是依舊在「加番」流通；物價上漲率加速度的超過法幣發行的增加率，其原因即在此。

到了今春再舊話重提，第三五九次四聯總處理理事會通過，現存於各行局庫的軍政機關存款，限於四月底以前移存國庫，並由國庫以年息二分代價，給各行局庫同額透支，到年底爲止，俾各行局庫有充分時間，另謀發展。另外爲體恤各行局庫處境特別規定：「國營事業機關款項，可由各行局庫分別依照專業性質收存」。這無

異又把原來的意思，打了個不大不小的折扣，並替各行局庫，開了個方便之門。正因爲這個緣故，辦理軍政機關公款移存時，曾發生了許多枝節問題；例如，何謂國營事業機關？顯而易見的如中紡公司及資委會各廠礦，自然毫無疑義；但是，鐵路局，公路局，聯勤部的被服廠，汽車修配廠等及其分支機構，都可能有不同的解釋。此外國營事業機關款項，是指何種款項？專指庫存的呢？抑或連收入中應繳庫的也包括在內？表面上看來似乎是由於條文規定含混，致滋誤解，而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其實骨子裏，各行局根本不願移存，不過四聯總處既有議決案，不得不敷衍一下而已。

各行局何以不願把公款移存到中央銀行呢，他們有他們的理由與苦衷。各行局庫的存款，是靠着各軍政機關國營事業的存款，同四聯總處及國行貼放委員會核准的國策貸款及業務貸款。在英美銀行制度裏面，除非各商業銀行陷於周轉困難，不得已時才會間接或直接向中央銀行重貼現。我們的習慣却不然，貸款是由各國家銀行局庫辦理，但是可用轉貼現轉質押轉押斷等方式，由中央銀行拿七成鈔票；換言之，這種貸款也是靠增增加發行方式培植的，與財政不平衡所製造的通貨膨脹，異趣同工。其對於生產究有多少幫助，殊有商榷的必要，因不在本文範圍以內，姑不討論。要之，倘各國家銀行的存款來源，因移存而減少，勢必更行依賴核准的貸款，也就是說一方面公款移存，通貨的流通速度降低，另一方面須增加發行，才能維持各國家銀行局庫的生存。從邏輯上推斷，我們很自然的會發問，爲什麼各行局庫於公款移存之後，不另外設法吸收存款？這裡的

結是各行局庫不能隨便提高存款利率以吸收存款。目前國庫券的利率，雖已與市場利率接近，但各行局存放款利率則遠低於市場利率，我們的金融政策，從抗戰初期起，即維持低利，認為利息低則成本低，因而可以穩定物價，這個基本觀念，直到今年才逐漸改變，惟仍不徹底。還是小心翼翼，惟恐利率提高後會在事實上或心理上刺激物價。實際說來，這些觀念都是錯誤。若從個人觀點來看，利息是成本，利率高則增加負擔。但是從社會觀點來看，利率高適足以直接抑制經濟活動，間接緩和物價漲勢。每逢銀根緊俏利率上升的時候，物價看跌就是這個道理。至於提高利率，在心理上有刺激作用一

我國銀行業的罪惡

喻淦邨

點，在物價步步上升的狀態下，更是杞人憂天，如果有刺激作用的話，果利率早已刺激够了。不會再在乎國家行局的利率提高。因此作者主張如果更嚴格的執行公款存匯辦法，必須為各行局庫想一條出路。使他們另有辦法吸收存款。簡單而明瞭的就是授權他們可以酌量市況需要，提高存放款的利率。同時對於違反公款存匯辦法的銀行號，政府要有明令罰則，認真執行。彼時各行局庫既有辦法吸收存款，以發行來支持的低利貸款，便可停止，無須乎各行局庫再錦上添花，使通貨膨脹的程度加深。以去年東北農貸而論，放到農人手上的時候，正是他們不用錢的時候。發放的方式是平均分配，結果

每人所得數額，只够打兩頓牙祭；對農民並無補益，但對物價却頗有影響。倘當局認為某種工程，某種事業，得在萬難中與辦者，不妨乾脆直接撥款辦理，或予以津貼，無須多繞圈子採用貸款方式。因為在今日之情況下，多繞圈子就等於少辦事。以上的建議，平易簡單，而且與各方利害衝突較少，實行起來，無大困難。我國在組織同工作效率上均較歐美為差，不能抄襲歐美經濟管制精神而不厭其詳的門門加以管制，我們只能擇其緊要的笨笨大端，嚴格管理。對於明知故犯者要會出法臨決不寬貸，則有良好的效果是可以預期的。

(三十七年六月南京)

我國銀行組織，如果專以銀行之名稱來區別其性質，似乎已達到精細分工的地步。如：工業銀行，商業銀行，農業銀行，合作銀行，儲蓄銀行，信託銀行，乃至鹽業，糖業，藥業，無不各有專業之銀行，真可說是應有盡有了。可是，我們在仔細調查各該銀行的實際業務之後，就會發現許多內幕情形，因而對於我們的銀行業會有一種新的看法。

首先，我們應當推敲往來帳戶及其地址，(請注意地址)；其次，察看貼放之對象，承兌之票據，投資之專業，並分析吸收信用的來源去處是否與該銀行所標榜的目標相符。再進一步，研究獲得銀行信用最多的廠商，所以能取得信用的原因，以及這些廠商與銀行的關係。然後，你不妨按址前往訪問，你發現這些廠商規模宏大嗎？設備完善嗎？生產活躍嗎？還竟是一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一經過這一番考究，諒不難窺見銀行所事之一斑。不過你得明瞭，這種情形並不是今日獨有的現象，而可以追溯到抗戰以前。所不同者，只是「古已有之，於今愈烈」而已。

(一) 抗戰以前的銀行

本來，中國之有現代式銀行，與生具來便是不健全的。經濟積弱，外力侵凌，洋商銀行首先見於我國。時

勢造英雄興起了一批買辦階級。這班人看家本領是「通曉洋務」。他們的拿手傑作是「促進華洋商業」。於是國人經營的銀行便應運而生。此其一。清咸豐以還，戶部軍需孔亟，度支告罄，政府為解決這一問題，乃於京中招商設立官銀號，以鑄幣發行紙幣為主要事業，這是中國官辦銀行興起的原因。此其二。民國成立，軍閥割據，各省地方銀行都受其控制。有些人將括來的作票錢開設銀行，作為政治資本的出納庫，打地盤的經濟工具。此其三。這三點便是中國銀行業先天上的特性——買辦性，無獨立人格性，封建性。

如果我們把中國銀行業發展的年份與內戰聯繫起來看，那麼內戰最厲害的時期，公債發行最多，也就是銀行最興旺的時期。又如果將銀行盈虧的大小和各該銀行與外商往來的疏密來看，誰最善於為外商收購原料或代理其他業務，誰就最賺錢。據此，直到抗戰開始，我們確說我國銀行的特性，本質上依然未變。此外，我們應不憚煩作更深入地研究，檢討一般銀行業務的重點。當然，我們不應抹煞若干銀行對國家建設及輔助實業的功績，但大部份銀行的業務都與民族工業非常陌生。銀行資本多半是和商業資本相結合。有些標明特殊性質的銀行，其日常業務根本便與所揭示的宗旨毫不相關。在抗戰以前，我敢說沒有一家銀行不從事公債之買賣。這也難

怪買公債如素所週知的一種高利貸經營。同時公債的買賣方式又是一般人所熟悉的買賣空辦法。這種投機行為，一些「掙帽子」的朋友可能會說老本；但在銀行便無甚風險，因為賺就賺了，如不賺，它有足够的資金可以拿回現貨，往庫房裡一塞，六折七折的公債票，倒是可以十足抵充準備，說起來還是幫政府的忙，又是一「投資」。這與現時股票交易初無二致。其實，股票投機與投資股票的界限實在太微妙了，誰又能否認經營股票不是「投資」？不正是銀行會計科目所指的「生產事業投資」。我們的銀行家及其銀行，最善於運用這種經營方式，最樂於從事這種「投資」。因而起家，因而勃興，因而發達，因而壯大，因而可以操縱一切。

上面是說明我國銀行業是以高利貸及投機利潤為壽命之源的特點，對經濟上是破壞性而不是建設性，毋庸贅言。

(二) 抗戰期內的銀行

抗戰開始以後，幣值不斷貶值。在這種情形下，大家都知道吃虧的是債權人。銀行主要的債權者是存戶，銀行估便宜存戶吃虧是極其明顯的。存戶之中，尤其是一班銀、寡、孤、獨以及固定收入者，他們不會做買賣，只知將辛苦所得放入銀行做定存或儲蓄存款，希望多

收些利息，滿以為可以得點貼補，結果錢的數量確是多，比這呢？不說亦明。但我們的銀行家並不像這些人那麼變，物價上漲正是大好機會，於是囤積居奇無所不用其極，銀行的貿易部信託部便是主司其事的機構。有些銀行乾脆另設商號，有些更高明，只開幾個透支帳戶，便獲之至，銀行這種對存戶的「合法掠奪」與不法經營又是戰時銀行畸形發展的主要刺激因素。更重要的，我們尤須特別指出抗戰期中操縱物價為害社會的是銀行資本與官僚資本合流的凶潮。這兩個壞東西合作的方式很多，或相互利用，或銀行老闆變為官僚，或官僚變為銀行股東，或一身兼有陰陽兩性，無以名之，姑且「蒙門」。如果你有機會翻閱銀行股東名冊，你會發現若干達官巨宦的大名。也許你看不到他們的大名，却看到什麼「美」「淑」「剛」一類太太小姐的芳名。也許你竟這些也看不到，只發現了一連串並不熟悉的人名而覺得「若有所失」。但是，先生，你不必灰心，當幕內人告訴你這些都是某老闆的「化身博士」，你才會驚佩他們深諳齊天大聖以一變百的法術，而你也「一旦豁然貫通」了。戰時銀行資本與官僚資本合流所予社會經濟的損害，真是無法估計。這種現象見諸封鎖、官僚、買辦、市儈等種種國家經濟命脈的社會，並不是什麼新玩意兒。戰前特殊商人（即官僚及其經理人）操縱市場，是在蔣蔣階段。戰時的敲骨吸髓只是暴露原形而已。直至發展到政府禁止公務員營商及一大套管制銀行法令的公布止，這又跨入一新階段。此後，新銀行禁止設立，銀行分支機構亦予限制。但是齊天大聖法術何等高超，這些法令又怎能限制其自由？倒反巧妙地替他們布置了良好的環境，便於演變「大魚吃小魚」的把戲。那些新設的小行莊，偏促在狹隘的天地裡，頭寸短絀，業務清淡，乃至不如

一月大商號，價是可憐之至。

在抗戰末期，不少的小行莊冒險擔保承包美軍工程以羅致頭寸，其時，美軍工程甚多，如：機場建物，酒精供應等等，每一標（承包工程的述語）數額以千萬乃至萬萬計。辦法大概是由銀行擔保先付七成，如不按約履行以致取消合同，則須賠償按月息四分至五分之利息。在三十三、四年，「億」字還沒有應用，千萬便不是小數，平常銀行頭寸大致不會短到千萬以上，向同業拆款千萬以上，往往要跑二三家才能湊足。當時同業日拆約在二元以下，即每千元每日利息二元，合月息六分，放款利息則在七分上下，如果大宗存款期限在一月以上，有些銀行也可出到六分利息，如果得到美軍定金，放放定存也可賺錢。於是，一班獵客販子（*game*）便百計貪婪，送禮，賄賂，陪美軍跳舞，乃至送女人給美軍以求達到簽訂合約之目的。在銀行方面，一轉帳之間千分之三到五的手續費也很可觀，款子當然存入擔保的銀行，頭寸自然賴此充裕。此種生意，十九只交一二期貨，以後便是拖，大不了出利息，翻一翻當時有些銀行的「保證款項」賬簿，便可以證實這是活躍一時的業務。以上是戰時銀行的粗淺輪廓。

（三）勝利以後的銀行

勝利以後，物價波動的幅度愈來愈大，誰願意將錢放在銀行裡貶值？存款的人可說沒有不希望獲得透支的便利。銀根緊，款子都提走，還要透支。銀根鬆，款子都東了。大戶存得多，也用得多，實際上很少有款於頭寸。說起「軋頭寸」銀行職員都知道是件苦事，明明有餘，交換提示送來往往會差欠甚鉅。而有些戶頭的透支又是不便拒絕而寧可拆來頭寸替他們墊，非萬不得已是不肯輕易退還的。如果退還，退還理由又是十分低微的事。「存款不足」，認為是對客戶的不禮貌，於是「託收款項尚未收妥」便常用於存款不足的情形下。也有因頭寸急迫抽出幾張大額支票撕破一些，或用墨水印泥將支票污損，填上「支票破碎」或「支票污損」「印泥模糊」等退還理由。這是不道德的辦法，但無論出於人、持票人、對方銀行、管制當局都無法謂為不當，却是救急的辦法。銀行業務主持人的苦惱的確不是身歷其境不會領略的。其實，社會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不設機巧做什麼？吃什麼？這又不是銀行業獨有的苦悶了。

綜之，中國的銀行由買辦官僚軍閥及兼具數種性格的人為創始，以做洋生意、放高利貸。投機（包括囤積居奇及一切不生產之經營）而起家，從清政府的昏聩，經過民初的割據，國民政府的內播放縱，形成了這樣混亂駁雜的局面，彷彿是在旁水的山坡上滾雪球，愈滾愈大，最後終會墮入水中，一切消滅。這便是中國銀行業在其發生、發展過程中自行揚棄的法則。

在惡性通貨膨脹演進到最後階段的今日，能運用抽緊銀根、監督市場、檢查行莊、拋售物資等法竟能賺有成就，使物價竟也偶而穩定數日，實非易事。內哲麥卡洛強調租稅的社會意義說：「我們不能吃到對麵麵包，但吃到了半個終比一無所得好些」，我們不妨仿照這話來強調今日管制的效果說：「我們雖吃不到半個麵包，也還咬著一眼眼」，所怕的是若干時日以後，通貨膨脹的魔掌將麵包全部拿走，連麵包屑也吸不到了。但是話說回來，一個合理的銀行制度不是不可能建立，銀行業務也不是不可能走上正軌，只是有一個條件，那便是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下才有合理的金融制度，因為決定經濟的形式和內容的力是政治！

美國經濟的近景

美國一九四六年的「就業法案」(Employment Act)，規定自一九四七年起，總統應於國會每年正式集會之初提出「經濟報告」(Economic Report)，列舉過去一年，現在和未來可以預測的就業，生產及購買力水

準，和影響這些水準的經濟施政及一般經濟環境，並就各點提出建議。同法案規定設立一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以協助總統編製「經濟報告」。於是杜魯門總統先於於一九四七年一月及

一九四八年一月向國會提出兩次「經濟報告」，並於一九四七年七月提出「年中經濟報告」。把這幾個報告綜合起來，可以看出美國近年來經濟趨勢及其暗伏的危機。

邢慕寰

(一) 美國總生產的變動——價值增長和實量增加的比較及通貨膨脹的顯示

我們先看美國近年來國民所得與國民支出的增漲趨勢：

年份	國民所得	私人消費	私人國內投資	對外投資	政府購買
一九三九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四〇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四一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四二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四三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四四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四五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四六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四七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四八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四九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五〇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五一年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五二年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五三年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五四年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五五年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五六年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五七年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五八年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五九年	100.0	30.0	10.0	1.0	5.0
一九六〇年	100.0	30.0	10.0	1.0	5.0

(註)根據不完全資料估計

由上表可以看出，美國國民所得總額，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六年間增加百分之二五，一九四七年較一九四六年增加百分之十四。但實物生產增加率，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六年間的僅得百分之六十，一九四七年較一九四六年亦僅增加百分之七。如包括商業、金融、政府等勞務生產合計，一九四七年美國生產總量較一九四六年增加尚不及百分之五。生產指數的上升趕不上貨幣所得指數的上升，說明貨幣所得總額中有一部分是代表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造成，是由於貨物與勞務的供給不能同時滿足最後需求，私人資本形成，對外投資和政府購買的貨幣需求。在戰時，因為物價、房租、工資、利潤、個人消費及私人投資都直接受到限制，故通貨膨脹的程度尚不顯著；停戰以後，物價如脫韁之馬，消費品價格，一九四六年為一九三九年百分之一四〇，一九四七年更升至百分之一六〇；農售價格漲勢更大，一九四六年為一九三九年百分之一五七，一九四七年升至百分之二一〇。

(二) 美國物價上漲的原因

美國戰後的物價漲勢，一方面是戰時漲勢的承續，一方面則是由於戰後各項管制先後取消，需求突形膨脹

。我們現在試看這個新的壓力是如何造成的：
戰後消費傾向的提高，對物價是一個最大的壓力。在戰時，由於種種限制，消費者的需要不能獲得全部滿足。停戰以後，消費者急於提高消費水準，於是消費支出大增。一九四七年消費支出的增加較消費者可以自由支配的所得的增加竟超過三十五億元。這些新加的消費支出，有以下幾個來源：

(一)現收所得中用於消費的比率提高，亦即儲蓄比率降低。戰時個人儲蓄比率，一直維持在很高的水準，一九四一儲蓄比率為百分之二〇。七，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間，儲蓄比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以上，一九四四年且曾上升至百分之二四。四；但至一九四六年，儲蓄比率即降至百分之九。三，一九四七年更降為百分之六。三。儲蓄比率的降低，與個人所得分配的變動很有關係：自開戰以來，美國中下等家庭的所得增加最快，一九四一四六年間個人所得的增加，其中有百分之六十屬於在家庭總數中佔百分之四十的低收入家庭，只有百分之二十屬於在家庭總數中佔百分之二十的高收入家庭。這還是就未納稅以前的所得來說，如將個人所得稅扣除，則所得分配的變動更形顯著。一九四六年的所得分配比一九四一年起了這樣大的變動，主要的是因為一九四六年的就業人數比一九四一年多，全時的工作也比較多，同時還有許多家庭現在有一個以上的人可以賺取收入；其次，原來收入較低的農民，現在收入也增加了；第三，工資的上升，低工資層的勞工所獲最大。一般的說，低收入者的消費傾向是比較大的，所以低收入者的所得的相對提高，有壓低平均儲蓄比率的趨勢。

(二)消費者除了把現收所得中較大的部分用於消費外，還動用以往的儲蓄，這已經成為戰後的一般現象。據估計，一九四七年美國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消費單位已無流動資產，年收入在二千元以下者，半數已無流動資產。

(三)銀行的消費放款，構成消費支出膨脹的另一個重要來源。戰時由於銀行信用，受到管制，消費放款會降至六十億元上下。一九四六年，消費放款即超出百億，打破以往的最高水準；一九四七年更增至一百三十億，較一九四六年增加三十億。上面說過，一九四七年消費支出的增加較消費者可以自由支配的所得的增加多三十億元，其中百分之八十五即可用一九四七年消費放款的增加來解釋。
美國私人資本形成，在戰時頗為穩定，廠房設備投

資，最高時不過八十億元，其餘僅在五十億元上下。戰爭結束以後，私人資本形成擴張得很快，一九四六年廠房及設備投資增至一百二十億元，一九四七年更增至一百六十億元，連庫存品(Inventory)合計，一九四六年共為二百十億元，一九四七年共為二百五十億元。美國戰後私人資本形成所需的資金，其來源與消費支出來源的性質類似，即：

(一)提高投資對當年未分配利潤及提存準備金的比率。戰時各年，私人公司未分配利潤及所提準備金總額超過投資；一九四六年投資激增，超過同年未分配利潤及準備金總額一百三十億元，前者約當後者的百分之八五；一九四七年投資與未分配利潤及準備金總額的對比雖然降低，但二者之間的絕對差則愈擴大。

(二)私人企業在戰時積有大量的儲蓄，戰後動用很快，一九四六年金融以外各業的流動資產減少達五十五億之多，一九四七年又減少十五億。

美國戰後物價所受到的新壓力，不僅發生於本國消費支出和私人投資的驟增，而且有不少一部分是歸因於國外空前的需要。根據各年第四季的实际數字推算，一九四六年美國的商品與勞務輸出額七十七億元，一九四七年增至一百十六億元。查這一個巨額輸出，主要的靠美國商品與勞務出超及其資濟辦法(全年推定數)：

年份	商品勞務出超	政府貸	外國動用	在短期內	私人贈與及匯	其他
一九四一年	0.5	1.1	0.3	0.6	0.6	0.6
一九四二年	0.5	1.1	0.3	0.6	0.6	0.6
一九四三年	0.5	1.1	0.3	0.6	0.6	0.6
一九四四年	0.5	1.1	0.3	0.6	0.6	0.6
一九四五年	0.5	1.1	0.3	0.6	0.6	0.6
一九四六年	0.5	1.1	0.3	0.6	0.6	0.6
一九四七年	0.5	1.1	0.3	0.6	0.6	0.6
一九四八年	0.5	1.1	0.3	0.6	0.6	0.6
一九四九年	0.5	1.1	0.3	0.6	0.6	0.6
一九五〇年	0.5	1.1	0.3	0.6	0.6	0.6
一九五一年	0.5	1.1	0.3	0.6	0.6	0.6
一九五二年	0.5	1.1	0.3	0.6	0.6	0.6
一九五三年	0.5	1.1	0.3	0.6	0.6	0.6
一九五四年	0.5	1.1	0.3	0.6	0.6	0.6
一九五五年	0.5	1.1	0.3	0.6	0.6	0.6
一九五六年	0.5	1.1	0.3	0.6	0.6	0.6
一九五七年	0.5	1.1	0.3	0.6	0.6	0.6
一九五八年	0.5	1.1	0.3	0.6	0.6	0.6
一九五九年	0.5	1.1	0.3	0.6	0.6	0.6
一九六〇年	0.5	1.1	0.3	0.6	0.6	0.6

(註一)包括投資收益。

(註二)不包括對國際銀行及貨幣基金投資。

(註三)包括國際銀行及貨幣基金的資助，私人長期資本流動，私人及政府短期資本流動，以及錯誤遺漏。

美國政府借款和外國動用在美短期資本及黃金。這一部分額外的需要，對於美國戰後物價也施着沉重的壓力。在戰時，美國政府購買在國民總支出中曾達百分之四十以上，一九四六年即降至百分之十五，一九四七年更降為百分之十二。就聯邦政府支出而論，戰後大加削減，一九四四年聯邦政府支出九百五十三億元，一九四六年減至四百五十三億元，一九四七年更減至四百三十二億元，一九四八年預計將減至四百零四億元。與收入相比，一九四四年收入不敷四百五十億元，一九四六年收支相抵即稍有餘，一九四七年收入超過支出五十六億元，一九四八年預計收入超過支出八十八億元。這些超收，就代表聯邦政府強迫人民儲蓄，其作用是反膨脹的。比較更重要的作用，是聯邦政府以其超收的一大部分來減少銀行手中持有的政府債券，因為政府債券握在私人手中，可以售予聯邦準備銀行，以增進準備金，擴大信用基礎。現在聯邦政府從銀行手中收回一部分債券，就等於減少了一部信用擴張的基礎。所以美國政府收入超過支出的反膨脹作用是雙重的。然而美國國內消費與投資及國外需要已顯得過分擴張，相形之下，現行財政政策所收的反膨脹效果畢竟太小；而且最近國際局勢的發展，已有使美國政府支出再度增加的趨勢，援外法案與擴軍計劃已經把一九三九年的預算推高過一九四八年的水準。照目前大勢觀察，這個趨勢至少在未來幾年之內沒有轉向的希望。

(三) 通貨膨脹與經濟恐慌

現在美國朝野上下都在關心通貨膨脹，至於通貨膨脹在短期內是否會造成經濟恐慌，至今還沒有一致的意見。美國有許多經濟學家相信經濟恐慌不會發生，他們拿一九二九年與現在相比，指出一九二九年美國商品生產過剩，農產品價格低落，投機風潮，而銀行信用復助長投機，工人勢力單薄，不能拒絕工資降低，以致整個經濟不能穩定；而現在的情形與此相反：全世界需要未獲滿足，農產品價格特高，投機遭受限制，工人勢力強大，必要時可要求增加工資，提高購買力，故整個經濟亦比較穩定。

然而由這樣的比較所得的結論，其真實性也並不是絕對的。當美國經濟還是在走上坡路的時候，我們至少應該注意頂坡上的一些絆脚石，一不留神，美國經濟終會被絆倒，而掉過頭來滾向下坡的。第一，照就業人數看，美國現在已經達到實際充分就業，僑居國外內外有增無減的需要，大部分只有靠每一個工人生產力的提高，而提高生產力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一九四七年美國每一個工人每小時的產量僅較一九四六年為高。以後美國生產品的供給彈性可能更小，少量的增產將需要更大的物價上漲來推動。現在美國在生產方面已經有不少的瓶頸 (Bottleneck) 出現，尤其是若干重要原料供給成問題，以致影響製成品的生產。今後如何打破這些瓶頸而不影響物價水準，應該是美國政府和生產界所最關心的。第二，物價不斷的上漲，使固定收入者的實際購買力逐次降低，為提高購買力，美國工人自一九四六起已開始輪番要求增加工資，影響所及，直接減少有關各業的現下生產，助長物價的漲勢；而資方則多以生產成本提高為詞，而將其提高部分轉嫁於最後消費者，以致物價工資互相追逐，大有雪球下山推波助瀾之勢。最近以美國製鋼公司為領導的價值運動，及其企圖以非膨脹的辦法來代替提高工資，其用意就在打破物價工資互相追逐的循環。但最後消費能否得到這種價值的好處，頗成疑問。就汽車生產而論，一部分原料成本雖因此減

由人性上證明計劃社會的必要

有許多學者認為計劃社會，是違反人性的。他們大體上都以為：人性是需要自由的，而計劃社會大概是不太自由的。本文即擬由人性上證明計劃社會的必要。固然，人是有個性 (Individuality) 的；因為假如沒有個性，他就不能自別於旁人了。不必徵引個人主義的

論證，祇由自有歷史以來人類在各時代各方面所表現的事實看，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證實。他不但具有個性，他還隨時隨地企求發揮表現他的個性。他常常注意、關切、維護「自己的」，而忽視、侵害「別人的」。他也常常企求發揮他自己的天才，而想做偉大的音樂家，淵

低，但最近火車運費突漲，汽車製造成本反而提高，汽車公司曾一度被迫提高售價，可見無政府主義式的片面行動不能產生顯著的效果，奇異西屋等電氣公司宣布削價，亦可作如是觀。第三，在物價工資互相追逐的跑道上，物價幾乎總是遙遙領先，現在消費者還可以用許多辦法提高有效需要，但終究有一個限度。尤其因為近年來農產品價格猛漲，消費者的所得大部分為食物吸收，這個趨勢如果繼續下去，將會影響工業製品的需求。第四，由於國內私人投資的擴張和國外需要的殷切，第三點考慮在目前似乎不太重要。然而現在美國國內的私人投資，至少有一部分是在通貨膨脹所造成的不健全心理和錯誤的商業較量下進行的，在正常的商業情況下不一定站得住。國外的需求，短期內雖不致減低，但如歐洲或其他國家在美援之下果恢復得很快，誰能擔保美國貨的市場決無問題？此外，國際局勢的發展也包含許多不定的因素；事實證明天年也竟成為支持美國繁榮的條件，今年二月初旬美國糧食市場慘跌，據說重要原因之一，是歐洲各國的天年好，預計今年糧食豐收。由此可見美國所賴以維持繁榮的基礎的脆弱。現在美國資本家對於未來似乎已無把握，今年二月中旬糧食市場慘跌之後的證交風潮，證明投資者對於前途已顯約窺見了暗影。

綜觀美國近年來的趨勢，經濟上已充滿了一連串的不調和現象，最基本的，是戰時所造成經濟脫節。美國現在所需要的，是一個平滑的全面的調整；無政府主義式的片面自動調整價格結構的辦法，顯然不恰。杜魯門所建議的財政政策，信用管制及主要物品配給等等溫和手段，共和黨人竟不願予以支持，而資本家以多把美國的經濟前途寄托在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們現在已可以看出一個奇怪的事實：一方面，戰時所造成物產缺乏和通貨膨脹正在加深；而另一方面，美國的較大生產與充分就業依賴戰時的程度愈來愈大。這是美國的不幸也是全世界的不幸。三十七年六月一日，南京。

吳恩裕

深的哲學家，科學的發明者，左右大局的政治領袖等。可是，人也是具有社會性 (Sociality) 的。因為他所有音樂的成就，哲學的造詣，科學的創發等成就，都必須在社會中始能完成。魯濱孫雖然飄流在荒島上尚可有活，但他顯然地不能有上述的成就。即使他也可以呼一

曲歌，那也是他飄流之前，在「社會」中學習的，由「社會」裡帶去的記憶，不能算是自己憑空創造的。可見人是具有社會性的。

個人之有個性，我認爲無須多加證明。求生存、求改進生存，就是他個性中最基本的要素。我們所要注意的，是極力發揮「自我」精神，絲毫不顧他人的利害，不但是不應該的，也是不可能的。柏拉圖在二千多年前就宣稱「個人不是自足的 (Self-sufficient)」！即使是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他都不能求助於人。他和他的同類必須有交換服務的合作行爲。一個人最低限度的需要，也要解決衣、食、住、三大問題。有了這三種生活必需的資料，纔能維持「生存」。可是，就在這三件事中，你就得求助於人，就得和旁的人有交換服務的合作。假如你自己正在建立一座茅屋，你同時就不能去找食料；假如你正在尋覓食料，你同時就不能去建屋。你必須和旁的人有交換服務的合作關係，而交換服務的合作行爲，自然就會造成了一種分工。可見，即使是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絕對孤獨的個人，也不能做到。這是所有個人的自由主義者，所應認清的界限。

但以上祇是說：個人「保持」其生存，必有賴於旁人的分工合作，亦即，他必須加入社會裡來。可是這「保持」生存，祇是限於生活必需品的獲得。假如進一步「改進」生存，那就有待於這些必需品數量的加多和品質的改善，甚至於我們可以說，有待於超過「必需品」的享受了。這種「改進」生存的圓滿實現，更有賴於人與人之間的有效交換服務的合作及社會分工了。這正表示：爲了「改進」人的生存，人們更需要高度的「社會的」生活。所謂人之具有「社會性」，其證據就在這裡。同時，這種情形也正是所有集體主義者立論所本。

當然，在這裡你不免要疑問：所謂「個性」中之成分，如自私等，是顯而易見的事實；而所謂「社會性」則是推論的結果。關於這點，我們須知：所謂人性乃是生物之性，它乃是一個發展的過程。它一方面包括着其本然的狀態 (What it is)；另一方面也包括着其可能變成的狀態 (What it is capable of becoming)。這種演變的過程，就是由「個性」步入「社會性」的表現。人類既不能過那種孤獨處處的，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他必然地要走入社會生活的境界，那就正表示：走入社會生活乃是其本「性」中的必然的需要，亦即，

是他本「性」中之成分。這種把人性視爲一發展的過程 (Human nature as development) 的看法，是亞里士多德的創說，其中顯然包含着真理。

讓我們回到本題。既然「保持」和「改進」人們的生存，都需要有效的社會生活，那麼，所謂「有效的」社會生活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上面已經說過了：社會的生活中包括最基礎的事項就是交換服務的合作和社會分工。因此所謂「有效的」社會生活，就包括有效的交換服務合作和社會分工。怎樣纔能使一個社會的合作和分工「有效」呢？

自有歷史以來，人類社會的分工合作，便缺乏效率。其所以如此，實在是因為過去人類社會的分工合作都在不自覺地進行着。何以名之爲不自覺的呢？我們可以舉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事實爲例。在這種制度之下，你替我做衣服，你便是裁縫；他替我造房子，他便是建築家；我替你們寫小說，我便是小說家。在用金錢來交易的方法中，自然就造成了一種「你取我予，我取你予」的社會合作方式。由於這種社會合作的方式，又產生了一種相應的分工形式，使每人都各有一種專門職業或工作。整個社會就依這種特殊形式的社會分工與合作，得以維持。然而，這種以商品交換所形成的分工合作，乃是「不自覺的」。那就是說，在這種社會中，沒有一個人或一個機構來安排：在該社會中多少人應該造房子，多少人應該造麵包，多少人應該行醫，多少人應該從事著作，多少人應該做其他必要的工作！相反地，在這種社會中的分工合作，完全是不自覺地按着市場上的商品售價增減情況，而決定的；完全是由於市場上自然的、無管制的力量，來決定多少人行醫，多少人行商，又多少人行書等。在這種聽其自然的分工合作情形下，便會有太多的人製造麵包了。因此麵包是做多了，麵包跌價了，麵包工人失業了；於是麵包工人又轉業，或者竟致失業。在其他種工人也有同樣的情形。這種情形，生活在今日世界中的人們，都很熟悉。我們都已經認爲這些現象，的確是現代社會的病態，是應該診治的症候。但我們須知：古典派經濟學者，當初還贊譽人類社會這種自然的分工合作情形呢！他們有的甚至於認爲這種「不自覺的」分工合作不會使社會失調，因爲他們相信：在這「不自覺的」分工合作背後，有一隻「看不見的巨手」在那裡支配着。

然而這種聽其自然發展所造成的社會分工與合作，對於人們高度的社會生活，是有莫大阻力的。這種高度

的社會生活，亦即「有效的」社會分工合作，必須在「計劃的」社會 (Planned society) 中，始可實現。也就是說，欲求社會分工與合作提高效率，必須有「自覺的安排」 (Conscious Arrangement) 方可。上述那種聽其自然的社會的分工合作，乃是阻礙「自覺的安排」的力量。何以呢？因爲欲有「計劃」，欲有「自覺的安排」，必須交換工作者們，人和人接觸方可。他們人和人在一起，才能把供給與需要的情形，有所調查，有所安排，有所計劃。然後再按着調查的結果，安排，計劃好的辦法實行，始可避免前此社會分工合作之混亂的，無政府的状态。可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把這種本來應該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却給變成爲物與物之間的關係了。在此種社會中，寫書的人看不見賣麵包的人，賣麵包的人看不見賣衣服的人。反之，書籍、麵包、衣服、却都在市場中聚會了。它們都按着市場的價格被交換着。它們生產的多寡，也就受這種對於市場上供給與需要數量的推測所決定。我們的問題是：製造者既互不相識，他們當然就無法控制這生產無政府的狀態。於是供求失調乃是必然的現象；因爲供求失調又必然地產生了「浪費」；又因爲資本集中的規律，使貧者愈貧，富者更富。結果造成社會中之大富極富的事實，也是必然的現象。馬克斯因此斷定：欲求高度的社會生活，欲求有效率的分工合作，便非令人們「自覺地」管制這個製造及分配人們生活必需品的過程不可，也就是非有「計劃的」社會不可！

總結以上，我們可知：人有個性，亦有社會性。不

但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人必得和旁人合作及分工；而改進個人的生存，尤其需要高度的合作與細密的分工。這種高度的合作與分工的社會就正是所謂「計劃的」社會。因此，「計劃的」社會乃是人性的要求。這要求在理論上可以有充分的證明；在事實上也將逐步地證實。它不怕任何阻力；因爲它是「歷史的狂瀾」，任何人體想挽回歷史的狂瀾，它也不需要道德的辯護；因爲一切道德都不能違反，而必適應，人性中求保持及改進其生存的要求；更不能違反大眾集體地、自覺地、有計劃地滿足上述要求的企圖及事實。因爲集體地、自覺地、計劃地滿足上述要求的方法，比個別的、不自覺的、無計劃的方法更有效率，所以，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的鼓吹者，也要約束他們的喉嚨；使他們的濫調不要妨礙集體地、自覺地、有計劃地滿足人性保持及改進生存的社會之實現。

通訊

麥克唐納訪華側聞

本刊特約記者

南京通訊

炎夏籠罩首都，物價節節高的石頭城中空氣顯得十分沉悶。此時此地正是政治上的熱鬧季節。立法院裡，委員們激烈質問內閣，監察院中，投票唱名，正在選舉正副院長，民青兩黨為着立委席次和部長位置，在和國民黨作着無休止的討價還價。人們的眼光集中在這些上面，但在外交上有兩件大事在靜悄悄地進行着，却沒有人十分注意。中美雙邊協定在談判，據傳，中國政府已經答應暫時開放內河航運權；允許美國船隻直駛京漢兩大口岸。同時，一位英帝國的殖民大員——東南亞高級專員麥克唐納突然蒞臨南京，來作「禮節上的拜訪。」

實際上，麥克唐納的訪問，並不如此前簡單！

戰後英帝國在遠東的屬地殖民地，因為印緬錫蘭相繼獨立，她所能直接控制的只剩下馬來亞和香港。在經濟方面，除了昔日在領土上的舊擁有強大金融力量外，在中國方面所具有經濟地位却失去了。這些都使英帝國在遠東的勢力已經衰頹。可是，英帝國始終沒有忘情於中國市場上的巨大利益。過去英國商務訪問團，駐華大使薩維文，以至英國議員訪華團都曾為恢復中英舊日商務關係而努力。他們屢次向中國試探，希望中國重行開放內河航運；對英國打開方便之門。但

是這件事事關主權，屢次都使他們沒有得到要領。尤其自九龍沙面事件發生以來，中英邦交已經由「和睦」陷於「冷淡」狀態，以致英國方面好久沒有敢進行此事。

這次麥克唐納正在中美雙邊協定談判即將完成之際，突然來華訪問，確實使人推測到他的來意並不簡單！

麥克唐納動身來華的前夕，在新加坡曾發表了一篇尖刻「反蘇反共」的演說。演說中他指責蘇聯的策略在協助各國共產黨「以暴力斧頭為武器」，顛覆其本國政府，來建立極權主義政權。他說東南亞的共產黨勢力正在積極發展中，「為維護自由和安適的生活，政府一定要接濟這些共產黨勢力。」他更警告馬來亞的激烈政治組織（指馬來亞民主同盟，新民主青年同盟和人民抗日軍退伍同志會）應當謹慎從事，如再從事罷工暴動等恐怖行為，必將予以懲處。

這一演說等於是英帝國在東南亞即將清共的聲明；也是英國遠東殖民地開始採取反共行動的先聲。

六月七日麥克唐納離新加坡到香港，馬來亞進步報紙「民聲報」便遭到封閉，發行入劉一帆亦被捕。自此，馬來亞聯邦全境宣佈戒嚴，搜索拘捕左派份子的行動便開始了。

東南亞的清共措施雖然不是偶然開始

的，但麥克唐納在訪華前夕發表其「反蘇反共」演說却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他表現自己是一個「反共產主義者」；他更表示英國在遠東的殖民地即將清共。因為這樣可以教中國政府把他看做一個「志同道合」的友人，而肯伸出友誼的手，與大英帝國重行敦睦邦交。如果更簡捷更明白地解釋：這樣表現，可能更容易更順利地使他達成他負的真正使命。

三

麥克唐納七日下午到香港後，當晚和港督就對華外交方面會作廣泛會談，而決定了來華折衝的初步方案。次日晨即由香港飛赴廣州，開始其「禮節上的拜訪」。

十九年前麥氏曾經來華遊歷，和中國政府人士熟識的很多。這次到廣州，宋子文很熱衷地招待他，在談話中提及許多問題，類如九龍事件，中港緝私，華南建設以及中共在港活動等等。在談話中麥氏曾提及英國願恢復過去的中英商務關係，而稍稍透露英國關心開放內河航運的問題。宋子文對他的答覆是一切重要外交問題需待南京決定。麥氏留穗僅一天，六月九日即飛到南京來了。

麥克唐納到南京下榻英國大使館。十日上午，分別訪問孫科和王世杰。在他訪問王外長的時候，曾經會談達一小時之久。所談的問題，先只是一些瑣碎的小題目。麥氏認為九龍沙面事件，純係出於雙方誤會。中國政府既應允賠償，英國亦願早日圓滿解決，以免妨礙今後中英間友好邦交。對於華南走私問題，麥氏表示英國當局決意循中港協定，協助中國當局緝私。

在這些次要問題談過以後，談話中心漸漸接近主題。

麥克唐納向王外長表示英願與遠東各盟國加強聯繫；尤其願與中國恢復戰前貿易關係。他提出中美雙邊協定的事，表示如果中國對美開放內河航運權，英國也希

望中國根據互惠平等原則對英援例開放，這一要求正是麥克唐納「禮節上拜訪」中國的真正目的。但王世杰以鎮定的態度答覆他說，中美雙邊協定仍在談判中，開放內河航運並未決定，中國政府對各盟國同樣友好，故對英國希望暫時不能考慮。

這一個閉門羹使麥氏對這個問題不能繼續討論下去。於是拜訪中國外長的晤談，便中止在這個階段上。

十一日上午麥氏拜訪李宗仁，當日下午才由沈鴻煥陪同正式會謁蔣總統。短短的會晤便元成了訪華應有的外交禮節。

四

麥克唐納在留京期間，除訪問各政府要人和出席歡迎會外，還舉行過一次記者招待會。在記者招待會上他又發表一篇和訪華前夕演說有同樣意義的談話。他說他擔任東南亞高級專員有兩重職責：第一是主持東南亞英國殖民地的政務；第二是代表英國政府與東南亞各鄰邦（包括中緬印緬）接觸，即執行外交上的任務。而現在東南亞的英國殖民地（馬來亞和香港）共產主義的勢力在擴展中，這些共產黨分子和過激政治組織，英國殖民當局是準備清除他們的，麥氏這種談話，一方面表示自己具有遠東殖民地的行政及外交大權，如果和外國有所協議時，便可以在其管轄領土內付諸執行；另一方面，重申英國決心在遠東殖民地清共。這無非是暗示給中國政府，英國肯以「清除英國殖民地中的共產黨勢力」作條件，來和中國談「其它問題」。

因為麥氏深深瞭解中國情勢，也很清楚中國政府希望英國清除她殖民地中的中共活動，尤其是香港、海南島和華南的中共勢力日見強大，與香港允許中共合法存在很有關係；同時香港成爲中國反政府份子活動中心而時時發表抨擊國民黨言論，更是香港當局不干涉的結果。他他知道中國政府這個頭痛的問題，希望假手英國解決已

非一日了。他這次發表清共談話，目的在藉此打動中國政府的心，用這個較高代價的「餌」，釣一條代價更高的魚——中國內河航行權。

五

如果中國政府肯答應美國開放內河航運的要求，那麼這種犧牲主權的做法，只可以政府急需美援來作解嘲（雖然政府還有更冠冕的措辭來掩飾。）而美國以協助華南航私以及簡單解決沙面幣問題等等作代價，來要求援例，在中國政府眼裡，這些代價是不夠的，尤其和美援比起來，相差得更懸殊。至於麥克唐納最後所表示的那個較高的代價，雖然是中國政府樂於接受的，但從量衡量究竟還是不成比例。

魯豫走廊之戰

南京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中原名城，河南省會——開封，又復洛陽似的失而復得了。共軍近內是否有第二次大的進攻，現在還看不出來。共軍以劉伯承，陳毅，陳三有有力兵團，放在從黃河到長江的中原廣大地區，鼎足而立，此應彼和，算得上共軍有力的棋子。他們運用靈活，配合緊密，從純軍事的角度來看，已達上乘之妙。

打洛陽是爲了打通魯豫走廊，打開封是爲打通魯豫走廊。這兩條走廊打通以後，共軍將會以更大的力量向南投擊，奠定他渡江或入川的有利基礎。

魯豫走廊之戰，震撼了首都，河南立監委參議員的跪哭請願，立法院的秘書軍事檢討，都無補於汴京的陷落。悶熱的首都，被一片悲觀愁怨的空氣籠罩着，蔣總統巡視鄭州後飛往西安，副總統也去了北平結束行轅業務，何部長也不時傳出北上的消息。不知道這是運作亡羊補牢之計呢？

麥克唐納本來預定在南京只作「三天訪問」（六月九，十，十一三天）但他爲達成他重大的使命。多勾留了兩天。在這兩天裡，他並沒有得到中國方面明確的反應，可藉以作爲進一步磋商的階梯。這理由在這裡：因爲「反對對美開放內河航行權」的呼聲，已經在輿論中喊起來了。航商反對，學生反對。政府也深怕和麥克唐納多談下去，招來更多的麻煩，以致影響中美雙邊協定的簽訂。於是報紙上把麥氏訪華渲染得像是一個禮節上的「拜訪」；而不透露任何有關內河航運的消息。

麥克唐納看看短期內不會得到要領，同時馬來亞的情勢也因清共開始，逐漸惡化起來。於是懷了一種不十分愉快的心情，乘坐皇家空軍的飛機，飛回新加坡，讓馬來亞去了。

還是苦悶的象徵？客觀說法是二者兼而有之。現在開封又經國軍收復了，蔣總統也西巡歸來，但是河南人士並沒有因爲開封的收復而收斂起他們的眼淚，他們的省會並沒有被共軍焚燬，而被四十萬磅的炸彈毀滅了，這劇痛是無法治療的。他們依然悲憤怨艾，不知向誰討還他們的血債。以前爲劉茂恩呼援，現在又變爲對劉茂恩的斥責，他們悲憤的心面對着這個慘絕的現實，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如何是好了。

動，熾烈火力，集中使用兵力，封鎖戰地消息等方法，來做大部隊的遊擊，還不失爲徐汴間的一個大的安定力量。但是後來這個安定力量北移了，開封古城暴露，黃泛區的邊界上，乃至暴風雨突然襲來，使他淹沒在滾滾的黃沙中。

魯局的重大變化，使豫東不得不有今天支離破碎的局面。而魯局重大變化的起因，是由於國軍去年上半年在山東主戰場上自欺欺人的所謂「戰勝勝利」。湯恩伯范漢傑走進了沂蒙山區，說報戰果，自稱將領殺主力擊潰了匪敵了，已達濰縣膠濟路。但是他們忘記了張震南，李仙洲，韓德勤以及他們的部隊和裝備那裏去了。山東除了津浦路徐濟段鐵路修通，廣大地區還是在共軍手裏，他們的力量也大部分潛伏在那裡，經過一個冬天的操練補充，展開了春季的昌濰攻勢。這個突如其來的強大攻勢，就使得京中很驚訝，據說當時蔣主席曾責問王耀武，在共軍主力被擊潰時，爲什麼不好的擴民衆組織，消除共軍殘餘力量？爲什麼教他在山區裡坐大？不顯得罪人的王耀武經一番考慮後，只有答以「政治上的事情是比較遲緩的，不能像軍事那樣迅速。」他並沒有說出有什麼人說報戰果，和「戰勝勝利」後地方上真正的情形。

魯中堡壘昌濰被共軍吃掉以後，濟南情勢亦緊，王耀武一度來京請辭，又經何願挽留作罷。中央多年來在黃埔系中培植的魯籍軍人有三李一王，——李王堂，李延年，李仙洲，王耀武。而這四個人中又以王耀武最爲精明能幹，所以又有「三李不如一王」的說法。而今李仙洲早已被俘去。李延年在濟南接收時弄得名譽很糟，難以再起作用。李玉堂困守在兗州，王耀武苦悶在濟南。他們似乎已經沒有什麼好的方法來挽救山東。中央也難再有更多的力量增加到山東戰場上去。

魯西北的共軍第七，第八，第十三等旅營，又在陰平東阿渡過黃河，經肥城下泰安，切斷濟南對外的聯絡。沂蒙山區的共軍也從鐵路以東動手佔領了泗水，曲阜和鄒縣，進占兗州，津浦路徐濟段近兩百里長的路線被共軍完全控制了。在共軍七，八，十三旅佔泰安向南移動的時候，在魯西經整補後的頭殺的第一，第四，第六三個旅隊及新編之十一旅隊又過了黃河，經鄆城汶上鉅野地區與東路北路共軍合圍兗州。兗州城防工事相當堅強，吳化文會經固守過那兩座堅城，共軍始終未能攻下。現在是由李王率領守衛之十二軍固守，外援斷絕，情勢危迫。徐州國軍一部北上增援，而在黃泛區之陳毅第十第十一兩旅隊及劉伯承之第一縱隊也北上攻下蕭縣，活動於徐州以西及離海縣上之黃口魯山等地區，威脅徐州，並有沿鐵路北上圍與豫河共軍會合模樣。徐州臨時戒嚴。這是六月初魯西南及徐州外圍一般的態勢。在此種態勢下，遊弋在黃泛區的第五軍不得不跟蹤北上越膠海路在魯豫邊境上，協助防守荷澤的劉汝明部來共同抗拒自魯南下的共軍。兩軍相持於鉅野定陶武中兩地區時，由豫西南向來的共軍的第三第八第十等縱隊就開始進攻開封了，表面上是接應魯境陳毅部南下，在國軍的錯覺下，糾集外圍據點一鼓而下開封。

開封很早以前是由劉汝明部駐防，劉的兩個擊斃師，一個是他的兒女親家曹福林，一個是他的弟弟劉汝珍。論裝備與戰力算不上多末強，可是他們帶的是河北子弟兵，住在開封的眷屬有好幾百戶，縱使外圍有事，他們也會輪回來固守城垣「看家」。陳留朱仙鎮那些點點雖然丟過多少，省城是他們要固守的。所以過去開封人在四郊烽火中，一般人還安心，市民們在想他們就是不管我們，也是要回來照顧家眷的。後來劉汝明劉汝珍去，吳化文一度接防。昌濰會戰時吳化文又調到山東，開封的防務就交給第六十六師李仲辛，

告急後，他們即開緊急會議，請政府撥款。二十日上午九時，又推派代表張鴻烈、李柏玉、段劍龍等多人，到總統府見總統，向總統要求下列各點：(一)撥款救濟，(二)確保鄭州，(三)軍令統一，(四)速派援軍。段劍龍氏更跪陳開封險惡情形，聲淚俱下。蔣總統請他們放心，並且保證國軍可以保守這座中原名城，縱不幸棄守，也可以在短期內以全力收回，請他們不必灰心。各代表辭出後，又聽說共軍已攻進開封城垣，並且已在市中心區縱火，國軍只剩三個據點，因此當天下午四時，又在中央飯店孔雀廳集會，決定向當局請求四點：(一)請總統親赴徐州坐鎮，李副總統親往鄭州坐鎮，白崇禧總司令親往信陽督戰。並由陸空增援，搶救開封，確保鄭州。(二)撤換豫省軍事負責人，並由豫省全體黨委提出彈劾。(三)請空軍暫停轟炸，因為人民死傷過重。會後即推豫省國大代表立憲委及請願團人士等百多人為代表，於下午六時往國府路總統府請願，因時間已晚，總統府沒有人接見，又於八時許離總統府，集體赴黃埔路總統官邸求見總統。九點抵達，由軍務局長俞濟時接待，請總統公忙，無暇接見。但各代表因故鄉安危攸關，情緒非常激動，既不退出，又不進食。至十時半，復由參軍長蔣岳岳接見，請總統已就寢，今天無法接見，對各項要求，決儘速辦理。但各代表因未見到總統，仍然不願離去。直到深夜十二時國防部參議團次長趕來，對開封戰況，作扼要的報告，謂開封尚有七個大據點，可從飛機上看到國軍旗幟此外小據點很多，而國軍援軍已抵城郊，對開封戰事，甚有把握，「云云。各代表情緒才稍和緩，到午夜以後(約兩點鐘)才退出總統官邸。

次日(二十一日)，各代表再度集會到總統府請願，因總統已出席國民黨中政會，便由蔣岳岳接見。各代表除仍請求撥款開封外，並要求速發鉅款賑濟難民。蔣氏即電運社部長谷正綱到總統府商議。請願代表要求撥款五千萬元救濟開封難民，谷氏謂前曾核定豫省賑款為三千萬元，已撥發一千三百萬元辦理救濟，至於開封難民賑款，需由美援賑濟項內撥付，尙待研究具體辦法。各代表於當天下午又到社會部同谷正綱繼續商討，仍無結果，決定二十三日到行政院請願，但這天噩耗傳來，開封已正式陷落。

開封陷落以後，在京滬籍人士的悲痛是可以想見的。廿五日立法院舉行秘密會議，檢討當前軍事情勢，並由國防部長何應欽氏出席報告。會中豫籍立委段劍龍等痛哭陳詞，對此次開封戰役，激烈指責，博得許多同情。但正在這情感到達高潮的期間，現任地政部長豫籍人士李敬賢氏，忽然對記者談稱：開封的得失，並無軍事價值。李氏在開封陷落以前，也曾有國民黨中政會中，向蔣總統面陳開封的緊急情形，請求設法援救。現在在開封失守以後，又說開封在軍事上並不重要，顯然是一種「官腔」，但是却觸怒了在京豫籍人士，特務名發表聲明，對李氏言論加以駁斥。聲明中除列舉幾大理由說明開封在軍事上的重要外，並謂李氏是豫籍人士在中央坐特任官的唯一人物，有汽車洋房，家眷都在南京城享福，對於豫省人民的疾苦，自然不感痛癢。在汝南失守的時候，李氏因為是他老家所在地，因此哀痛如喪考妣，曾請中央撥款三百萬元賑濟。但是其他各地相繼失守，李氏均坐視不理。足見其「情感之偏私，眼光之狹隘！」現當河南省會失守之際，李氏竟說出這種「荒唐言論」，實在「跡近瘋狂！」李氏原來是脫口而出的打了两句官話，意想不到的惹出這場是非，但衆怒難犯，只好自認倒楣。

現在中原戰事還沒有結束，蔣總統已飛前方親自指揮，國軍強大兵團已抵開封外圍，官方宣傳正進行「捕捉戰」，並限令日內收復開封。將來「捕捉戰」的結果如何，現在還不能逆料，不過政府爲了面子問題，似乎將以全力於短期內收回開封。但損失了龐大的物資，消耗了許多的兵力，搶回來一片廢墟，在軍事上的得失，還有待於軍事學家的研究。至於一般旅京河南人士，對於這片瓦礫場之是否收復，已經不怎樣發生興趣了。

沒有珠兒的算盤

華北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自從中日戰爭以後，河南人民從沒有得到過一點安寧。在抗戰期中，日人鐵蹄縱橫，河南人飽受了焚燒殺掠的痛苦。其間還有着連年的旱災，和驚人的黃河氾濫。

災害。當時重慶大公報曾經寫過一篇社論，「看重慶，念中原！」痛陳中原人民的痛苦，許多人都會一洒同情之淚。現在勝利了，復員還都，冠蓋東下，京滬的流離面還勝於許多窮的山城，而中原人民的慘痛也遠勝於抗戰期間的遭遇。在紫金山下舉目北望，但見滿天的烽火，殘破的城垣和悽慘的災民圖，使人只有欲哭無淚的感覺。

一部民國史上空前未有「經濟困難」的黑暗時代來到了，中國有史以來的「通貨膨脹」的最高惡性指數也來到了，「最無理性的「玉石俱焚」的局面形成了，而城鄉由隔離不僅有尖銳的對立，而且已然制度化了。

抗戰結束時候，一個燒餅五百元，用錢起碼單位已是百元。當時的財政當局曾打過算盤，想把元單位的票子運到收復區來使用，這是八年來的膨脹程度。又過了兩年多，起碼的單位由千到萬，目前是三十七年七月初，市面上起碼的單位已漲過五萬接近了十萬元，這就是內戰時期膨脹的程度。以洪水來比，洪水的來源是汨汨細流，匯集爲小河，再變爲洪水；以野火來比，星星之火，由點先成爲線，由線再變爲面，然後才聯接爲一片，物價上漲的程度也是這樣，先是一分一分地漲，再一角一角地漲，又是一元一元地漲，還單位越累積越大，就像細流成爲江河，野火燒成一片的樣子，到了最後，狂瀾湧動或怒火奔騰便成爲不可收拾的局面。

從經濟發展上來理解這些制度化的對立現象，表裡都充滿了瞬息萬變風雨飄搖的氣勢。內戰的果實正像本年所謂豐收的果實一樣，多少希望變爲失望，有算盤却缺少珠兒。既得利益者不僅由通貨膨脹把全國的財富變爲廢紙，更把廣大農村的有形及無形的積蓄化爲灰燼。嗚呼！北平有家日報的論物價狂漲的標題道：

從河北的省級正式歲支出上，也可以看出物價上升的實況，但這並不是一個確切的指數，只是一個可供說明階梯式上漲的例子。

(一)有數的數字

北平市長何思源曾這麼對人說過：「第一次歐戰時候，我們住在德國的中國人也是過的很，是和今天在中國用美金的人一樣痛快。開始一塊美金換到幾十萬馬克，最後換到三百萬馬克。票面上的單位是億，把我們花錢的人也嚇壞了。後來看到德國人生活是那麼窮，我們也真不好意思那麼狂花了。當時我們就想：中國可別也有這麼一天，誰知道剛過了第二次

「三十四年度的省半年經費加上復員費共只有七億二千萬元，三十五年度經費增加到二百五十億元；三十六年上半年中央給了三百五十五億元，下半年給了六百一十一億元，爲了過去年，中央又補撥了三百億元，全部約爲一千三百億元。三十七年上半年省

概預算照上年付，到了年底一算，花到四千九百億，其中百分之八十七要中央補助。下半年的數字就想選五萬億的預算了。

從去年起大家就叫天文數字，而實際的天文數字而當真來了。全國的物價到本年六月才縮短了時間上漲，看出可怕躍進，在端節後兩週內一般物價平均漲到百分之二百。而麵粉更不止此數，頭號兵船粉由三百萬一袋漲到一千二百萬元以上。中央給北平核定的物價指數二月是十五萬倍，四月份是二十八萬倍，五月份是三十六萬倍，六月份是五十五萬倍，天啊，這漲到百分之三百的六月，不知道中央物價指數專家怎樣來計算指數？

於是人人都知道指指法幣發行數字的龐大是物價上漲的原因，這是個事實，朱子文內閣有七億外匯浪費了，張群內閣的三億外匯又浪費了，法幣發行數字在本年四月中舉行國大會時，發行爲七十萬億，過了兩個月，到了行憲的立法院開會，由財政當局遞補便到了一百四十萬億。而下半年的預算也就非八百萬億不能過去了，而事實上，每月都要幾百萬億的發行還不一定過得去，這龐大的法幣發行數字，在日趨緊縮的土地上翻滾，物價又怎能不漲？

翁內閣的這個算盤已經沒法打，因爲有算盤却缺珠兒。

(二) 無數的數字

天文數字本是一種不齊的數字，但印刷機的生產，總是近代化的機械生產，無論如何還是有數的，縱然是「快速印刷機」五十部全部開動，但只要鈔票上面有號碼，那麼這個數字仍然比較農村中對於戰爭的負擔容易統計。

廣大農村中更有基礎的糧食生產，却很難估計出實數，所謂收糧爲平常年境的變成，其中的彈性很大，今年北方宣傳小麥豐收，民衆負責人說是三十年來所未有，其目的只是爲了便利徵糧。河北省政府

所能控制的縣級單位，原有四十七縣，今年少了不少不一半，而且十分之九都不完整，但今年的田賦徵實徵購比去年幾乎要增加一倍，去年徵購總額爲二十七萬市石，今年則爲五十二萬餘市石。若是不說徵收，又怎麼要人民負擔這麼大？

鄉村對戰爭的負擔的基礎是糧食與生命，上面這個徵購的數字，僅是一種有形的數字，他的實質性只存在蝸牛一般旅行着的公文上。如今每個徵購經理人絕不肯承認他們的工作由這些數字上可以表現，最近財政當局坦白承認今天我們爲了維持在縣城中的政權，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用攤派，這個龐大的數字，並不先經過公文旅行，最忠實的官吏也只是事後請求上級追認。而上級也從來不給他們以追認。不論遵守不遵守功令，只要是有力保持着政權的，自然便成爲天之驕子，因爲他知道「守土有責」，別的錯事都不算什麼了。

城市控制着鄉村，却未能把糧食統籌不絕的糧食來源，而今天，一切都混亂到不可想像的地步，據田賦處表示，河北各縣田賦魚鱗所沒有一縣完善，因此各縣辦徵購，沒有一縣給出糧者以串票，人民根本不知道他們應出多少。各縣爲求自衛自保，便又自行成立機構，這類的機構，上級也不知道有多少。糧食折合率雖然省方有一定的標準，但各縣的度量衡不同，各地執行的程度又不同，確實數字又不知有多少。收了糧並不入倉，有的就地消耗了，有的轉售了，大戶不肯出糧，每次都是分攤在已出力而又出錢的小戶身上又不知有多少，這一切不合法合理的事都講不出道理來，而事實上却又不肯予以承認，爲了這一驚一乍，一位大員憤然而言：

「這種法令要人民出一，老百姓事實上要出十還不夠的現象，不能讓他再存在下去，我們的徵收費用早已超過了所應徵的糧額，可是從去年七月徵到今年二月，收入還只有定額的一半，若不爲國家威信，還不如全部免徵，與民休息算了。」

內戰不能休止，但糧食還是比較收費用重要，培植地方武力的存在比全體人民的苦難更爲重要。去年的二十六萬石收足二十五萬石，以後便只有讓地方收到即，承認現狀。今天的土地減縮，武力擴充，若不強調小麥豐收，又怎能再向人民徵收這五十二萬多石糧食呢？

去年一年中，要了多糧？政府不知道，人民出了多少糧，沒人知道。這巨大的犧牲，是當官們沒法細考。到處都在變了那幾個執權官更沒法細考。到處都在變，土地面積在變化，錢幣的價值在變化，人間財富分配在變化，這一串串的瓦古未有大變化中，所給與出糧人的感情變化，更是不可捉摸。強迫農村這種不合理的出糧，同樣會增加了鄉村的混亂。與有數的數字同樣，這些「無數的數字」這樣不合理的浪費下去，鄉與城更對立了，基礎動搖了，一樣動搖了惡性通貨膨脹的擴大。

(三) 沒有珠兒的算盤

在天津住過十二年的美國總領事那祺在六月十九日回國的時候，到是的確給我們一些「語言」，他指出天津將爲孤島，「這北方的第一大埠的經濟地位真是一年不如一年。天津原是棉花的中心，如今市內的紗廠却只有靠美棉來維持生產，天津也是小麥的中心，但市內的工廠也只能靠美麥來維持生產。這能說我們美國來對你們的市場嗎？不如說是你們自己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經濟補給線。正當的出口已斷絕了自己的經濟補給線。正當的出口商人被出口的不合理的稅率都殺死了，於是天津的商業地位便呈現了空前未有的困難了。」

「成爲太平洋上的人道之島。」當看到我們打的算盤上沒有珠子時候，這位好心的美國人給我們經濟前途送來的這一張「文」並不能算過分。當這大城市中用通貨膨脹消滅了一切財富，和在鄉村中用無代價的野蠻方式搜括出最後一顆米穀來的時候，中小城市也並無例外地在城外挖着或深或淺的溝，將小小的點與廣大

的面隔絕了，當原有的聯繫線被切斷之後，這中小城市的貨物缺乏來源，而殺雞取卵的攤派勢必是越來越加重，於是每一個商業中心的外圍的聚散的點先便一個接一個的崩潰了，這些小星星的消失，無疑地對於原來集中的母體便失掉應有的營養。於是是在奄奄一息時，偏偏通貨膨脹又是熱性的，城市的愁容怎不日深了。

河北省去年度出賦徵實較先全部徵齊的，在四十八縣中只有八個縣份，那就是通縣、唐山、秦縣、昌黎、臨榆、三河、香河和寧河。這些縣份可以說都是各有特殊經濟來源，能夠維持的小單位，環境變得太快，到今年也都不曾像當年一樣。通縣是冀東的領袖，擁有三分之二縣份，爲了種植美棉就地高價買給中紡，所以勉強維持，但商人們却嘆息道：「比起股改耕建立無稅進給日本浪人走私時的繁榮，已然是天淵之別了。」這裡的軍事費佔縣預算百分之百以上，城內爲軍事用的附加比商人的正常營業稅高二十倍。駐軍有時一日能集中到四軍人，那個主持供應的軍民合作站站長被打得半死以後，沒有人敢繼任。杯水不能救車薪，這就是通縣最可怕的遠景。有一天會像三河的夏店(冀東第一大鎮)拉了幾次鏢之後，一百多家商店都迷亡了，如今沒有一家商店。

唐山市是河北省的第一工業城市，各種各樣的捐也出得最多，田賦只佔最小的一個數字。臨榆縣設在山海關，對於逃難過客徵收旅費捐，有這種變像的人頭稅，地方經濟因此特殊收入維持，察縣經過二年的地震，再加上今年的戰爭，最後大變。昌黎往年春天時候，本是日本心目中的櫻花之城，如今也是空城一座，靠着小攤販來維持。寧河縣濱海有魚沒人運，沒人吃，因爲油貴，一度魚比肉賤，但沒有人吃得起了，高利貸下的漁民淚，又有誰看得見？

因爲這是一內戰的前提下「一切用於敵人的戰爭」，即便「敵」敵，也能得

到上級的原諒與追認。不懂天津錢了，在這些中小城鎮中，外邊的工具品不能來，特產不能輸出，捐稅奇重，生活高貴，於是大商店變為小商店，而小商店又變為攤販，但統治者的徵收也不厭其小，從營業稅一直追到十天一集的小攤子去收特別捐，沒有錢給實物更好，收一籃子雞蛋，幾條黃瓜，幾斤黃豆，到集散之後，大家回到縣府，一吃了事，到也實際得很。於是，商業也崩潰了。

在大浪費的局面下，真正的大算盤沒有人打，誰能在估計「國民所得」之餘再算一算「國民所失」？而跨在自己的不同小圈子打小算盤的都一天多似的一天，這打小算盤的人和打小算盤的結果，是把工業打垮了，把商業打垮了，把商業打垮了，把一切對象都成為敵人，逼得連個小買賣人却無容身之地。

(四)不必請王鐵嘴算卦

總體戰的好處，是注意了政治的重要性。政治的衝兵們的薪水，據說從七月份起，由幾個月一調整到一個月兩次調整了，物價的漲風不停，這樣下去，也許非得一天一調整，才能過得去。那時候，德國的「股變」——一元美金換三百萬德幣，也許會不再繼續運來了。

不論頭髮黃不黃，眼睛藍不藍，若要以「通貨膨脹」為國策，那麼悲慘的結局是一樣的。政治家們自己不是不懂這現狀的危險，他們越是瞭解，便越自私，自己既不信這爛紙，也叫部屬不要相信這爛紙「我交給你多少錢，當時這錢值多少貨物，等你運到之後，還原時候，還我多少錢，那些貨物，我們不儘要贖回原來的錢，而且要收回原有價值的貨物，最好還多一點什麼？」這是一支主流。

河北省今年叫各縣編成兩套預算，一套是以糧食為基礎的，一套是以貨幣為單

位的。有了糧食的預算作基礎之後，不管法幣的洪水漲到如何高度，這個基層却想保持乾然不動。省級及縣級的糧食就想在這次「大豐收」時一次徵齊，土地每畝徵麥三十三斤，主管人說「今年一畝地可以收到二百斤，一次徵你三十斤斤不能算多吧。」至於有些縣份只保幾十個村落，那就希望有辦法到匪方去「預」，如果搶不來，就證明這「政權」不必存在，或者併入他縣，或者乾脆就結束算了。

這是多麼一個奇怪的時代，難道就是像變城記所說的，是光明又是黑暗的時代嗎？當洪水淹沒了一切的時候，以為水底有可以踏足的基石。就可以站得穩，打得開，主管人也許忘記了陸地上的人並不全

長沙在沉淪中

長沙通訊

戈歌

是水鬼，即便是水鬼，他不能學會會這套在水下潛伏的本領呢？美國人也曾說中國的經濟政策沒有理性，而政治政策呢？國家的預算無論如何秘密，誰也猜得出軍費佔百分之八十以上，省單位的財政不論怎麼整頓，百分之八十也得依賴着中央銀行的發行。有能力的政治家，為兵想的將軍，今天是拿到錢便買了貨物，以便不吃虧，可是誰是吃虧的人呢，這漲價由全體老百姓均攤了。而老百姓所能有的物資也一天少一天了。

長沙原是一個文化發達市民比較前進的城市；自從和日寇在這裡打過四進四出以後，在全世界也幾乎都聞了名了。在民國初年的時候，街上曾設有痰盂，行人不許亂吐；在抗日戰爭未爆發以前，一色麻石街仍頗清潔，在暑季，市中心八角亭一條街是一色的藍幅間白幅的涼棚；那時，政府還準備將它改造，曾徵求建設新長沙整個城市美術化合理化的圖案和設計。

現在呢，站在湘江中的水陸洲高處一望：這由危牆破壁殘灰餘燼和廢物構成的千瘡百痍的長沙城市，活像一條牛腐朽的長蛇滿町着蒼蠅和蠅蟻。

勝利線燃燃後，已是四個年頭了，市長也已換了四個，最近新任的市長蔣曉，他的上台後第一炮就是「整頓市容」清除垃圾，可是下令動員以來，如今快五個月了，那間幾幢房屋又一座與房屋同高矮似要和房屋爭輩分的垃圾壘，却還只少數斬了頭或掏去一些膿包，多數的仍臭氣薰騰巍然穩坐如泰山，有的且日日高昇了，照現在這情況進展下去，再過一百年

長沙也不能恢復十年前的原狀。當然什麼建設新長沙的設計或應按照什麼圖案建設等等更是龜殼想天鵝肉，一樣談不到了。

「不談起，不想它；一談起，眼淚如麻。」：人民每每因談論現況而喚起十年來的回憶：不但對吞噬毀滅我們不可以數計的生命財產和使我們文化退步去數十年的日寇咬牙切齒地痛恨；對於昔日那些實施「焦土政策」的「英雄」們也不勝歎息長歎，一般市民猶能背誦當日贈張將軍的一幅匾額「張皇失措」和一首對聯「治績何存，兩個方案一把火；中心豈忍，三條性命萬古冤」的對聯，慘笑一番，好像也可以阿Q式的出了些悶氣一樣。

長沙這一個城市，若祇從表面上去觀察，那是和別的都市一樣，每日熙熙攘攘；可是，要透徹一些明白它知道它，却須用各種角度向社會各不同的角落分別去冷眼打量窺探。現在我且從上層到層從中心到邊緣約略描繪幾筆吧：

「醜聞」、「醜聞」、「醜聞」……據說「醜聞」最要緊的部份是「思想醜聞」，去年臘月，於成立了委員會後，便由王主席、趙副長和張主任委員三位首長特備茶點招集省會各校長和報社社長濟濟一堂地開了一次會。各首長輪流在上面之言動聽地一篇篇說，坐在下面的却大都是「埋頭苦幹」地吃茶點。今年校長社長們大家又吃了這麼一次茶點，主持的却祇是朱次璧一個人唱獨脚戲，會後散發了些「思想醜聞理論基礎」、「自衛歌」、「誓詞」和標語口號之類的宣傳品一大捲。

醜聞是雷厲風行滿夜建築，於是，「郊原滿目增新綠」的句子於文人們寫春郊景物的詩中反映出來了，票價也因加「醜聞」變升一倍了，從別的貨物等方面加在人民身上的「醜聞」自然還多得很。有人說：這種醜聞就等於暴始皇時代的萬里長城啊！

政府機關的較高級人員，大都「守身如玉」很穩重很機警；他們都備兩種身份證，一種是填的自己真正職業——官職；另一種一種扮着是老百姓的。他們所以要備一份假的理由是：「將來到了那個時候要看你的身份證，知道你是政府的官員，那還得了！」一位鄉公所辦身份證的職員說：「身份證上『教育程度』一項，最好填『不識字』；『職業』一項最好填『農民』，斯文的最多也只能填『小學教員』。」他好像對於辦這種假身份證極有經驗，很得意地告訴那些官員。一位省府委員從出城掃墓歸來發現沿途有幾處站着「新舊書報出租出售」的招牌，很驚訝地說：「這一定是匪所設的暗號！」他的數感沒有錯兒，於黃色方塊讀物和精神打武打的連環圖畫之風日盛的醜聞。

自「經濟觀察」設置以來：米店裡就得按政府的規矩掛着米價的牌，三四磅米便一挑前名爲特種米或米了，後來乾脆祇要米店掛一塊按照政府規定米價的牌，實際可聽米店去賣高價，全不干涉——也管不了。其效果祇弄了一些要向教育部領公

